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七

禪門達者雖不出世有名於時者十人見錄

金陵寶誌禪師

婺州善慧大士

南嶽慧思禪師

天台智顗禪師

泗州僧伽和尚

萬迴法雲公

天台豐干禪師

天台寒山子

天台拾得

明州布袋和尚

諸方雜舉徵拈代別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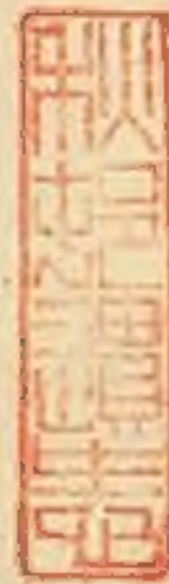
寶誌禪師金城人也姓朱氏少出家止道林寺修習禪定宋泰始

初忽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徒跣執錫杖頭掇剪及尺

銅鑑或掛兩尺帛數日不食無飢容時或歌吟詞如識記士庶皆

共事之齊永明七年武帝謂師感衆收付建康獄既見其市及檢

獄如故建康令以事聞帝延於宮中之後堂師在華林園忽一日重



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所得之俄豫章王文惠太子相繼薨武帝尋
厭世齊亦於此季矣由是禁師出入梁高祖即位下詔誌公迹拘塵
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燒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
上譚其隱淪則遜僊高者豈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至於
此自今勿得復禁帝日問師曰弟子煩惑何以治之師曰士識者
以為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士之旨師曰旨在書字時節刻漏中
識者以為書之在土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師曰安樂禁
識者以為修習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耳又製大乘贊二十四首
盛行於世錄諸辭為與夫釋家言通真會略
錄士目及師製主時頌總于別卷天監十二年冬將卒忽告眾僧令
移寺金剛神像出置戶外乃密謂人曰吾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
終舉體香爽臨亡然燭以付後閣舍人吳慶慶以事聞帝歎曰大師
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囑我乎因厚禮葬于鐘山獨龍阜仍立
開善精舍敕陸倕製銘於家內王筠勒碑於寺門處處傳其遺像

焉初師顯迹之始年可五六十許及終亦不老人莫測其年有徐捷
道者年九十二自言是誌外舅弟小誌四年計師亡時蓋年九十七
矣敕謚妙覺大師

善慧大士者婺州義烏縣人也齊建武四年丁丑五月八日降于雙林鄉
傳宣慈家本名金剛梁天監十年年十六納劉氏女名妙光生普建
業成二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漁魚獲已沈龍水中祝曰去者
適止者留人或謂之愚會有天竺僧達磨時謂嵩曰我與汝毗婆尸
佛所發誓夏今堪率官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其影見大士圓
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鑪鑪之所多鈍鐵良醫曹之門足病人度生為急
何思彼樂平嵩指松山頂曰此可棲矣大士躬耕而居之乃說偈
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有人盜寂麥
瓜果大士即與藍龍盛去常傭作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
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當捨田宅設無遮大

會大通二年唱賣妻子獲錢五萬以營法會時有慧集法師聞法悟解言我師彌勒應身耳大士恐惑眾遂呵之六年正月二十日遣弟子傳晔致書于梁高祖書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王救世菩薩今欲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略以虛懷爲本不著爲宗亡相爲因涅槃爲果其中善略以治身爲本治國爲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衆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稟六齋今聞皇帝崇法欲伸論義未遂襟懷故遣弟子傳晔告曰晔投太樂令何昌昌慧約國師猶復置啓翁是國民又非長老殊不謙卑豈敢呈達晔燒手御路昌乃馳往同泰寺詢皓法師皓勸速呈二月二十日進書帝覽之遽遣詔迎旣至帝問從來師事誰邪曰從無所從來無所來師事亦爾昭明問大士何不論義曰慧薩所說非長非短非廣非狹非有邊非無邊如如正理復有何言帝又問何爲真諦曰息而不滅帝曰

若息而不滅此則有色有色故鈍若如是者居士不免流俗曰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帝曰居士大識禮曰切諸法不有不無帝曰謹受居士來旨曰大千世界所有色象莫不歸空百川叢注不過於海無量妙法不出真如如來何故於三界九十六道中獨超其最視一切衆生有若赤子有若自身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樂帝默然大士辭退異日帝於壽光殿請大士講金剛經大士登座執拍板唱經成四十九頌大同五年奏捨宅於松山下因雙檣樹而創寺名曰雙林其樹連理祥煙周繞有雙鶴棲止太清二年大士誓不食取佛生日焚身供養至日白黑六十餘人代不食燒身三百人刺心瀝血和香請大士住世大士愍而從之承聖三年復捨家資爲衆生供養三寶而說偈曰傾捨爲羣品奉供天中天仰祈甘露雨流樹普無邊陳天嘉二年大士於松山頂遶連理樹行道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唯釋尊數顧共語爲我補

處也其山忽起黃雲盤旋若蓋因號雲黃山時有慧和法師不疾而終嵩頭陀於柯山靈巖寺入滅大士懸知曰嵩公兜率待我決不可以留也時四側華木方當秀實欬然枯悴大建元年己丑四月二十四日示衆曰此身甚可厭惡衆苦所集須慎三業精勤六度若墜地獄卒難得脫常須懺悔又曰吾去已不得移寢牀七日有法猛上人持像及鍾來鎮于此弟子問滅後形體若爲曰山頂焚之又問不遂何如曰慎勿棺斂但壘壁作壇移屍於上屏風周繞絳紗覆之上建浮圖以彌勒像處其下又問諸佛涅槃時皆說功德師之發迹可得聞乎曰我從第四天來爲度汝等次補釋迦及傳普敬文殊慧集觀音何昌阿難同來贊助故大品經云有菩薩從兜率來諸根猛利疾與般若相應即吾身是也言訖趺坐而終壽七十有三尋猛師果將到織成彌勒像及九乳鐘留鎮之須臾不見大士道具十餘事見在晉天福九年

甲辰六月十七日錢王遣使發塔取靈骨二十六片紫金色及道具至府城南龍山建華寺實之仍以靈骨塑其像

衡嶽慧思禪師武津人也姓李氏頂有肉髻午行象視少以慈恕聞于閭里嘗夢梵僧勸出俗乃辭親入道及稟具常習坐日

唯食誦法華等經滿千遍又閱妙勝定經歎禪那功德遂發心

尋友時慧聞禪師有徒數百

開禪師留芳手探藏得中觀論發明釋理此論即西天第十四祖龍樹大士所造述選東龍樹

乃往受法晝夜攝心坐夏經三七月獲宿智通倍加勇猛尋有障起四支緩弱不能行步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如是觀已顛倒想滅輕安如故夏滿猶無所得深懷慙愧放身倚壁背未至閒豁爾開悟法華三昧最上乘門一念明達研練逾久前觀轉增名行遠聞學侶日至激勵無倦機感寔繁乃以忝乘定慧等法隨根引喻俾習慈忍行奉菩薩三聚戒衣服率用布寒則加之以艾以北齊天保中領徒南邁值梁

孝元之亂權止大蘇山輕生重法者相與冒險而至填聚山林師示
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得亦
不真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真相獨行獨坐常巍巍
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畝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
今無比況口明珠光是晃晃常見說不思議語標名言下當又偈
曰天不能蓋地不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
及內外超羣出衆太虛玄措物傳心人不曾其他隨叩而應以道俗所
施造金字般若法華經時衆請師講二經隨文發解復命門人
智顗代講至心具萬行有疑請決師曰汝所疑乃大品次第意
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昔於夏中一念頓發諸法見前吾既身
證不勞致疑顗即諮受法華行三七日得悟顗即天台教主知者陳光大
大師如下章出焉
元年六月二十三日自大蘇山將四十餘僧徑趣南嶽乃白吾寄此
山止期十載已後必事遠遊吾前身曾履此處巡至衡陽值一處

林泉勝異師曰此古寺也吾昔嘗居俾掘之基址猶存又指巖下曰
吾此坐禪賊斫吾首尋得枯骸聚自此化道彌盛陳去屢致慰
勞供養目爲大禪師將欲順世謂門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
常修法華般若念佛三昧方等懺悔期于見證者隨有所須吾
自供給如無此人吾即遠去矣時衆以苦行事難無有答者師乃
屏衆泯然而逝小師雲辯號叫師開目曰汝是惡魔吾將行矣何
驚動妨亂吾邪癡人出去言訖長往時異香備室頂暖身更顏
色如常即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壽六十有四凡有著述皆授無
所刪改撰四十二字門兩卷無諍行門兩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
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等五部各一卷並行於世

天台修禪寺智者禪師智顗荊州華容人姓陳氏母徐氏始娠
夢香煙五色縈繞于懷誕生之夕祥光燭于鄰里幼有奇相膚不
受垢七歲入果願寺聞僧誦法華經普門品即隨念之忽自憶

記七卷之文宛如宿習十五禮佛像誓志出家悅焉如夢見大山
臨海際峯頂有僧招手復接入一伽藍云汝當居此汝當終此
十八喪二親於果願寺依僧法緒出家二十進具陳天嘉元年謁光
州大蘇山慧思禪師思見乃謂曰昔靈鷲鳥同聽法華經今復來
矣即示以普賢道場說四安樂行師入觀三七日身心豁然定慧
融會宿通潛發唯自明了以所悟白思思曰非汝弗證非吾莫識
此乃法華三昧前方便初旋陀羅尼也縱令文字之師千萬不能
窮汝之辯汝可傳燈莫作最後斷佛種人師既承印可太建
元年禮辭往金陵闡化凡說法不立文字以辯才故晝夜徬倦
七年乙未謝遣徒衆隱天台山佛隴峯有定光禪師先居此
峯謂弟子曰不久當有善知識領徒至此俄爾師至光曰還憶
疇昔舉手招引時否師即悟禮像之徵悲喜交懷乃執手
共至庵所其夜聞空中鍾磬之聲師曰是何祥也光曰此是捷稚

集僧得住之相此處金地吾已居之此峯銀地汝宜居焉開山後
宣帝建修禪寺割始豐縣租以充衆費及隋煬帝請師受菩
薩戒師爲帝立法名號揔持帝乃號師爲智者師常謂法華
爲一乘妙典蕩化城之執教釋草庵之滯情開方便之權門示
真實之妙理會衆善之小行歸廣大之乘遂出玄義曰釋名辨
體明宗論用判教相之五重也名則法喻齊舉謂一乘妙法即衆
生本性在無明煩惱不爲所染如蓮華處于淤泥而體常淨故
以爲名此經開權顯實廢權立實會權歸實如蓮之華有含
容開落之義義華之蓮有隱現成實之義亦謂從本垂迹因
迹顯本夫經題不越法喻人單複具足凡七種單三複一攝一切名妙
法蓮華即複之一也法華名以召體體即實實相謂一切相離實相
無體故宗則一乘因果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可尊尚故用則力
用以開廢會之義有其力故然後判教相者以如來一代之說

揔判為五時八教五時者一佛初成道為上根菩薩說華嚴時
二為小機說阿含時三彈偏折小歎大褒圓說方等時四蕩相
遣執說般若時五會權歸實授三乘人及一切眾生成佛記說
法華涅槃時八教者謂化儀四教即頓漸秘密不定也化法四
教即藏生滅通生無別量無圓地無也無作四諦唯依華圓理乃至該三世如來所
演罄殫其致廣聚教捨此皆魔說故教理既明非觀行無以
復性乃依一心三諦之理中修示三止三觀二觀心心念念不可得
先空次假後中離二邊而觀心如雲外之月者此乃別教之行
相也嘗云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
莫大乎中故中一切中無假無空而不中空假亦爾即圓教之
行相如摩醯首羅天之三目非縱橫並別故第十四相龍樹菩薩偈云因
為假名亦名中道義斯與楞嚴圓見經說者摩他三摩鉢底摩那三觀名目雖殊其致一也
達摩大師以心傳心不帶名數直為上上根智俾忘空忘假與此教同而不同智者捐師窮理
盡性備足之門故與三觀圓成法身不素即免同貧子也尚慮學者

昧於修性或墮偏執故復創六即之義以絕斯患二理即佛者
十法界眾生下至蟪蛄同稟妙性從本以來常住清淨覺體
圓滿理齊平故執名相者不信即心二名字即佛者雖理性坦平而隨
流者日用不知必假言教外薰得聞名字生信發解故論云
以有妄想心故能知名義三觀行即佛者既聞名開解要假前之三觀而
自此已下漸暗證者返源故圓教外凡也圓觀五陰為不思議境即五品位四相似即佛者觀行功深
大師示居此位別教十信及藏通教皆名資糧位發相相似用故內凡也圓伏無明入二信銀輪位不斷見思惑至七信以去見思惑自須得六根清淨如
皆名加行位楞嚴經唯識論三十三位後別云五分真即佛者三心開發得真如用
加行名位雖同詮旨迥異惟通悟者善巧融會位位增勝故發圓初佳即銅輪位也口龍女一念成佛現百果身從此轉勝至等覺位凡四
土心盡目貴月八位雖殊圓理無別若別教即名十地藏通皆三見道位六究竟即佛者無明永盡覺心圓極證無所證故妙覺見也起信云妙本
名寂滅上忍也別教佛攝對圓如上下六位既皆即佛不證通具法報化三身
行第二住耳藏通二教佛可知為正三教三德屬對交錯乃至十種三法含攝無遺偈云隨居四土為依四土者常寂
道感性般若若提大乘身證涅槃實德二皆三法光法性土也法身二實報無障礙攝三受用也自受用土報佛自三方便有餘四淨
居之身主攝攝

穢同居

並為應化正地前
其舊二乘凡夫所居

其實則非身非土無優無劣為對機故假

說身土而分優劣師得身土互融權實無礙故三十餘年晝

夜宣演生四種益具四悉檀

悉檀者總攝一切法攝師之法攝施有情隨門入
得得益云云世尊悉檀生歡喜云云

灌頂日記萬言而編結之總目為天台教別即分諸部類

大小止觀金光明三經名目解諸難
章十六觀經等及四教禪門凡百餘種歷代付授盛于江浙隋開皇十七年十

一月十七日帝遣使詔師將行乃告門人曰吾今往而不返汝等

當成就佛隴南寺一依我圖侍者曰若非師力豈能成辦師

曰乃是王家所辦汝等見之吾不見也

師初欲建寺於石橋橋東見三神人皇
緯衣從一老僧謂師曰若欲造寺今非

其時三國成當有大力施主與師造寺寺成國即清且號為國清
言說不見開皇十八年帝遣司馬王弘入山依圖造寺方應前詔師二十一日到剡東石城

寺百尺石像前不進至二十四日顧侍者曰觀音來迎不以

應去時門人智朗請曰不審何位何生師曰吾不領眾必淨

六根捐已利他獲預五品耳

五品弟子即法華三昧前方便
之莊嚴大禪師普賢真持

命筆作觀心

偈唱諸法門綱要訖趺坐而逝壽六十臘四弟子等迎歸

沈常
作送

佛隴巖大業元年九月煬帝巡幸淮海遣使送弟子智瑛

及題寺額入山赴師忌齋到日集僧開禪室唯觀空相時曾

千僧至忽剩一人咸謂師化身來受國供師始受禪教終

乎滅度常披壞衲冬夏不釋來往居天台山二十二年建

大道場十二所國清最居其後及荊州玉泉寺等共三十六

所度僧一萬五千人寫經二十五藏造金銅塑畫像八萬尊

事迹甚多廣如本傳

泗州僧伽大師者世謂觀音大士應化也推本則過去阿僧祇

伽沙劫值觀世音如來從三慧門而入道以音聲為佛事但以

此土有緣之眾乃謂大師自西國來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

行化歷吳楚間手執楊枝混于緇流或問師何姓即荅曰我

姓何又問師是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尋於四上欲構伽藍因

宿州民賀跋氏捨所居師曰此本為佛宇令掘地果得古碑

云香積寺即齊李龍建所創又獲金像衆謂然燈如來師
曰普光王佛也因以爲寺額景龍二年中宗遣使迎大師至
輦轂深加禮異命住大薦福寺帝及百官咸稱弟子與度悲
儼慧岸木叉三人御書寺額唐書三年三月三日大師示滅敕
令就薦福寺漆身起塔忽臭氣滿城帝祝送師歸臨淮
言訖異香騰馥帝問萬迴曰僧伽大師是何人邪曰觀音化
身耳乾符中謚證聖大師

皇朝太平興國中

太宗皇帝重創浮圖壯麗超絕

萬迴法雲公者虢州閿鄉人也姓張氏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
生始在弱齡嘯傲如狂鄉黨莫測一日令家人灑掃云有勝客
來是日三藏玄奘自西國還訪之公問印度風境了如所見奘
作禮圍繞稱是菩薩有兄萬年久征遼左母程氏思其音

信公曰此甚易爾乃告母而往至暮而還及持到書鄰里驚
異有龍興寺沙門大明少而相狎公來往明師之室屬有正諫
大夫名崇儼夜過寺見公左右裨兵侍衛崇儼駭之詰旦言與
明師復厚施金繒作禮而去咸亨四年高宗召入內時有扶風
僧蒙頡者甚多靈迹先在內每曰迴來迴來及公至又曰替
到當去迨旬日而頡卒景雲二年辛亥十二月八日師卒于長安
醴泉里壽八十時異香氤氳舉體柔軟制贈司徒號國公
喪事官給三年正月十五日窆于京西香積寺

天台華嚴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居天台山國清寺剪髮齊眉衣
布裘人或問佛理正答隨時二字嘗誦唱道歌乘虎入松門衆
僧驚畏本寺厨中有二苦行曰寒山子拾得二人執爨終日晤
語潛聽者都不體解時謂風狂子獨與師相親一日寒山啓
古鏡不磨如何照燭師曰冰壺無影像猿猴採水月曰此

是不照燭也更請師道師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什麼寒拾俱禮拜師尋獨入五臺山巡禮逢一老翁師問莫是文殊否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通州沙彌舉似和尚趙州代語云云文殊文殊後迴天台山示滅初間丘公胤出牧丹丘將議巾車忽患頭疼醫莫能愈師造之曰貧道自天台來謁使君間丘且告之病師乃索淨器呪水噴之斯須立瘥間丘異之乞一言示此去安危之兆師曰到任記謁我文殊普賢曰此二菩薩何在師曰國清寺執爨洗器者雲山拾得是也間丘拜辭乃行尋至山寺問此寺有誰云禪師否寒山拾得復是何人時有僧道翹對曰豐干舊院在經藏後今間無人矣寒山拾二人見在僧厨執役問丘入師房唯見虎迹復問道翹豐干在此作何行業翹曰唯事春穀供僧閑則諷誦乃入厨尋訪寒山拾如下章敘之

天台寒山子者本無氏族始豐縣西七十里寒明二巖以其於寒巖中居止得名也容貌枯悴布襦雲落以博反為冠曳大木屨時來國清寺就拾得取眾僧殘食菜滓食之或廊下徐行或時叫噪望空慢罵寺僧以杖逼逐翻身拊掌大笑而去雖出言如狂而有意趣一日豐干告之曰汝與我遊五臺即我同流若不與我去非我同流曰我不去豐干曰汝不是我同流寒山却問汝去五臺作什麼豐干曰我去禮文殊曰汝不是我同流既豐干滅後間丘公入山訪之見寒山拾二人圍爐語笑間丘不覺致拜二人連聲咄叱寺僧驚愕曰大官何拜風狂漢邪寒山復執間丘手笑而言曰豐干饒舌久而放之自此寒拾相攜出松明更不復入寺間丘又至寒巖禮謁送衣服藥物云高聲喝之曰賊賊便縮身入巖石縫中唯曰報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縫忽然而合間丘哀慕令僧道翹尋其

遺物於林間得葉上所書辭頌及題村墅人家屋壁共三百餘首傳布人間曹山本寂禪師注釋謂之對寒山子詩
天台拾得者不言名氏因豐干禪師山中經行至赤城道側聞兒啼聲遂尋之見子可數歲初謂牧牛子及問之云孤棄于此豐干乃名爲拾得攜至國清寺付典座僧曰或人求認必可還之後沙門靈耀攝受令知食堂香燈忽一日轉爾登座與佛像對盤而餐復於憍凍如上座塑形前呼曰小果聲聞僧驅之靈耀忿然告尊宿等罷其所主令厨內滌器常日齋畢澄漉食滓以筒盛之寒山來即負之而去一日掃地寺主問汝名拾得豐干拾得汝歸汝畢竟姓个什麼在何處住拾得放下掃帚叉手而立寺主問寒山植骨云蒼天蒼天拾得却問汝作什麼曰豈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助孝二人作舞哭笑而出有護伽藍神廟每日僧厨下食爲烏所

有拾得以杖扶之曰汝食不能護安能護伽藍乎此久神附夢于金寺僧曰拾得打我詰旦諸僧說夢符同寺紛然牒申州縣郡符至云賢士隱遁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爲賢士隱石而遊見寒山章時道翹纂錄寒山文句以拾得偈附之今略錄數篇見別卷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者未詳氏族自稱名契此形裁腰壘腰壘腰壘額滿腹出語無定寂卧隨處常以杖荷一布囊凡供身之具畢貯囊中入鄞肆聚落見物則乞或臨臨魚菹才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時號長汀子布袋師也嘗雪中卧雪不沾身人以此奇之或就人乞其化貝則傳示人吉凶必應期無忒天將雨即著濕草屨途中驟行遇元陽即曳高齒木屨市橋上豎膝而眠居民以此驗知有一僧在師前行師乃拊僧背月下僧迴頭師曰乞我一文錢曰道得即與汝一文師放下布囊叉手而

立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又問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先保福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又手保福曰爲只如此爲更有向上事師負之而去師在街衢立有僧問和尚在遮裏作什麼師曰等箇人曰來也來也師曰汝不是遮個人曰如何是遮個人師曰乞我一文錢師有歌曰只箇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真實騰騰自在無所爲閑閑究竟出家兒若覩目前真大道不見纖毫也太奇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經義我心王本自絕多知智者只明無學地非聖非凡復若乎不彊分別聖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是異相妄空呼人能弘道道分明無量清高稱道情攜錫若登故國路莫愁諸處不聞聲又有偈曰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目觀人少問路白雲頭梁貞明二年丙子三月師將示滅於

嶽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而說偈曰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化其後他州有人見師亦負布袋而行於是四衆競圖其像今嶽林寺大殿東堂全身見存

諸方雜舉徵拈代別語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得忽因百得見乃問云汝當於何住我一千年領諸眷屬覓汝起處不得金剛齊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

住法華舉云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即且從戶起金剛齊不見障蔽魔王

外道問佛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禮拜云善哉世尊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已阿難問佛云外道以何所證而言得入佛云如世間良馬見鞭影而行玄覽見外

是世尊舉障蔽魔王云云師云要會外道知今師堂去後是阿難問佛云什麼處見外道語云宗中道世尊良久時便是舉障蔽魔王會障蔽魔王已否

緊那羅王奏無生樂供養世尊王救有情無情便隨王去若有一物不隨王即去佛處不得又無狀足天大寂定王救有情無情皆順於王如有一物不順王即入大寂定不得

地是無情之物作何生說亦隨王去意謂理

尉賓國王秉劍詣師子尊者前問曰師得蘊空否師曰已得蘊空曰既得蘊空離生死否師曰已離生死曰既離生死就師乞頭還得否師曰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便斬之出白乳王臂自墮

玄覺微云且道執著斬不著玄少云大小獅子尊者不能與頭作主玄持其玄玄少云然則道要人作主不與人作主若也要人作主蓋即不空若不要人作主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既是三界大師為什麼被弟子鎖侍者無對

法苑珠林云弟子請大師鎖塔頭蓋代云或問僧承聞大德講得肇論是否曰不敢曰肇有物不遷

義是否曰是或人遂以茶盞就地撲破曰遮箇是遷不遷無

對法眼代拈

樂普侍者謂和尚曰肇法師制得四論甚奇怪樂普曰肇

公甚奇怪要且不見祖師侍者無對

法苑珠林云和尚什處是示居樂普曰

語麼又玄應云公

有兩僧各住庵尋常來往偶旬日不會日上山相見上庵主

問曰多時不見在什麼處下庵主曰只在庵裏造箇無縫塔子

上庵主曰某甲也欲造箇無縫塔就庵主借取樣子曰何不

早道恰被人借去也

法苑珠林云且道借什

有婆子令人送錢去請老宿開藏經老宿受施利便下禪牀

轉一匝乃云傳語婆子轉藏經了也其人迴舉似婆子婆子

來請開全藏為甚開半藏

玄覺微云什處是示居樂普曰

有老宿令人傳語思大禪師何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

作麼思大曰三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更有甚衆生可教化

玄覺微云

是道是山頭
語山下語

龍濟修山主問翠巖曰乾闥婆王奏樂供養世尊直得
須彌振動大海騰波迦葉起舞其聲得忍不動聲聞頗
我只如迦葉作舞意旨如何對曰迦葉過去生中曾作樂人
來習氣未斷山主曰須彌大海莫是習氣未斷否翠巖無對

法眼代云
正法眼

頗我

正法眼
馬山語

有僧親付老宿夏不蒙言詢僧曰只恁麼空過夏不聞
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亦得也老宿聞之乃曰聞梨莫匙音速
若論正因二字也無恁麼道了叩齒三下曰適來無端恁麼道
鄰房僧聞曰好鑊羹抄兩顆鼠糞汚却首語是長壽教爲什麼更
鼠糞汚却若不肯他
有什麼過胎得麼

僧肇法師遭秦主難臨就刑說偈曰四大元無主五陰本來
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云云小字注

僧問老宿云師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箇什
麼力老宿云不欺之力法眼云云不
會古人語

李翱尚書見老宿獨坐問曰端居丈室當何所務老宿曰法
身凝寂無去無來法眼云云彼作什麼來
法眼云云非公境界

有道流在佛殿前背坐高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曰大德本教中
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什麼處坐得僧無對法眼代云
識得故

禪月詩云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大隨和尚舉
問禪月如何是此心無對歸宗云云代云
能有幾人知

台州六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爲什麼假船無對
法眼代云
三下旁語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既是聖僧爲什麼有漏天台國師代云
無漏不是聖僧
死魚浮於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爲命僧曰是日君
什麼却向水中死無對杭州天龍機和尚代云是
伊爲什麼不去岸上死

僧問雲臺欽和尚如何是真言欽曰南無佛陀耶大章知庵主別云作麼作麼

江南國主問老宿予有頭水牯牛萬里無寸草未審向什

麼處放歸宗柔代云好放使

南泉和尚遷化陸亘大夫來慰院主問大夫何不哭先師大

夫曰院主道得亘即哭無對歸宗柔代云哭哭

江南相馬延已與數僧遊鍾山至一泉問人泉許多人爭得

足一僧對曰不教欠少延已不肯乃別云誰人欠少法眼別云誰是不足者

有施主婦人入院行眾僧隨年錢僧曰聖僧前著一分婦人

曰聖僧年多少僧無對文用代云心聖對期滿起即矣

法燈問新到僧近離什麼處曰廬山師拈起香合曰廬山還有

遮箇也無僧無對師自代云希音來禮拜和尚

僧問仰山癡弓滿月齧鐵意如何仰山曰齧鐵僧擬開口仰

山曰開口驢年也不合僧無對南泉代仰身而立

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法師曰行者少去就

何以唾佛行者曰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無對歸山云仁者却不仁者不仁者却仁者却法

云但行若又行首若有即向等道還我無行者來

偃臺感山主到圓通院相看第一座問曰圓通無路山主乎

得到來歸山云宋代云不期又得相見

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地藏問是你平生修何業僧曰念

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為是說是不說無對歸宗

宋代通歸云最通

歸宗柔和尚問僧看什麼經曰寶積經柔曰既是沙門為

什麼看寶積無對柔自代云古今用無極

劉禹端公因雨問先雲居和尚雨從何來曰從端公問處來端

公歡喜讚歎雲居却問端公從何來無語有老宿代云適來

道什麼歸宗柔別云和尚再三

昔有三僧雲遊擬謁徑山和尚遇一婆子時方收稻次僧問曰
徑山路何處去婆曰暮暮直去僧曰前頭水深過得否曰不濕
脚僧又問上岸稻得恁麼好下岸稻得恁麼怯曰下岸稻撿
被螃蟹喫却也僧曰太香生曰勿氣息僧又問婆住在什麼處
曰只在遠裏三僧乃入店內婆煎茶一餅將盞子三箇安盤
上謂曰和尚有神通者即喫茶三人無對又不敢傾茶婆曰
看老朽自逞神通也於是便拈盞子傾茶行

法眼和尚謂小兒曰因子識得你父耶你父耶名什麼無對法眼云云

衣袖法眼却問一僧若是孝順之子合下得轉語且道合下得

什麼語無對法眼自代云他

僧問講彌陀經坐主水鳥樹林皆悉念佛念法念僧作麼

生講坐主曰基法師道真友不待請如母赴嬰兒僧曰如

何是真友不待請法眼代云此

是基法師語

泉州王延彬入招慶院見方丈門閉問演侍者有人敢道大

師在否演曰有人敢道大師不在否法眼別云云

僧舉佛說法有一女人忽來問訊便於佛前入定時文殊近前

彈指出此女人定不得又托昇梵天亦出不得佛曰假使百子

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有網明菩薩能出此定須臾

網明便至問訊佛了去女人前彈指一聲女人便從定而起法眼云云

云不惟文殊不能出此定但如來

也出此定不得只如教意忘生隨解

誌公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玄沙云每日拈香擇

火不知真箇道場法眼云云

雲巖院主游石室迴雲巖問汝去入到石室裏許看為只恁

麼便迴來法眼云云洞代云彼中已有人占了也雲巖曰汝更去

什麼洞山曰不可人情斷絕去也

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將死鬼使來取僧告曰某甲身為主

僧問

答

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為白王若許即七日後來不然須更便至言訖去至七日後方來覓其僧不見後有人

舉問一僧若來時如何抵擬他僧云代云持洞山會下有老宿去雲巖迴洞山問汝去雲巖作什麼答云

不會洞山曰代云堪堪也臨濟見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別僧來師舉拂子僧並不顧師亦打又僧來參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見示

師亦打雲門代云只疑老僧大得力

問王送玄沙和尚上船玄沙扣船召曰大王爭能出得渡裏去

王曰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歸宗云別云不因和尚不得到這裏

僧問老宿如何是密室中人老宿曰有客不答話玄沙云何曾密歸宗云別老宿

云你因什麼得見

法眼和尚問講百法論僧百法是體用雙陳明明是能所

兼舉座主是能法座是所作麼生說兼舉自才類代云世中與今法座歸宗云別云不勞和尚如此

僧舉教云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佛威神攝向二鐵園山五雲

唐處是二鐵園山還會麼如今有人起佛去之見

洪州大寧院上狀請第二座開堂人問何不請第一座法眼代云

洞山行脚時會一官人曰三相信心銘弟子擬往洞山曰才有

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注上服代云此處

法眼和尚因患脚僧問訊次師曰非人來時不能動及至

人來動不得且道佛法中下得什麼語僧曰和尚且喜得較師

不肯白別云和尚今日似減

九峯和尚入江西城人問入廬教化以何為眼九峯曰日月不

曾亂法眼別云

僧問龍牙終日區區如何頓息龍牙曰如孝子喪却父母始

得東禪外一僧中道如喪父母何有

還息問人如何頓息

上

僧問龍牙士二時中如何著力龍牙曰如無手人欲行拳始得

東禪齊云好言語且作麼生會得問清地無手人何更行得拳也及問伊佛法伊便休去將知路布得無用處不如子細體取古人底好

鼓山曰欲知此事如一口劍僧問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劍鼓山

曰拽出遮死屍著僧應諾便歸僧堂結束而去鼓山晚間

聞去乃曰好與拄杖東禪齊云六祖僧若不肯鼓山有何麼過若方何得便去鼓山拄杖僧云伊具眼裏上座試商量看

有庵主見僧來豎大筒曰會麼曰不會庵主曰三十年用不

盡底僧却問二年前用箇什麼歸宗云代云也要知

招慶和尚拈鉢囊問僧你道直幾錢歸宗云代云與人增價

雲門和尚以手入木師子曰咬殺我也相救僧云云代云知而出手大殺

有座主念彌陀名號次小師喚和尚及迴顧小師不對如是數

四和尚叱曰三度四度喚有什麼事小師曰和尚幾年喚他即

得某甲才喚便發業法燈代云此也

鷄子趁鴿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頭有人問僧一切衆生在佛影

中常安常樂鷄子見佛為什麼顫法燈代云怕佛

悟空禪師問忠座主講什麼經曰法華經悟空曰若有說法

華經處我現寶塔當爲證明大德講什麼人證明法燈代云謝和尚證明

僧問老宿覓兮歸去來食我家園甚如何是家園甚玄覺代云覓來食不得法燈代云不得法燈代云云何却你口

官人問僧名什麼曰無揀官人曰忽然將一梳沙與上座又作

麼生曰謝官人供養法燈代云此猶是求底

廣南有僧住庵國主出獵人報庵主大王來請起曰非但大

王來佛來亦不起王問佛豈不是汝師曰是王曰見師爲什

麼不起法燈代云未見點恩

僧辭趙州和尚趙州謂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

三千里外逢人莫舉法燈代云此處即不夫也

泗州塔前一僧禮拜有人問上座日日禮拜還見大聖麼法燈代云汝道

禮拜是
什麼義

僧問圓通和尚一塵才起大地全收還見禪牀麼圓通曰喚什

麼作塵又問法燈曰喚什麼作禪牀東坡云此三尊宿語明伊問與不明伊

看忽然向伊道你指示我更要答
語又作麼牛山焚香又答轉子

玄覺和尚問鳩子叫問僧什麼聲僧曰鳩子師曰欲得不

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東坡云上座道長鳩子聲使成謗法什麼處是

保福僧到地藏地藏和尚問彼中佛法如何曰保福有時示眾

道塞却你眼教你觀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

你分別不得地藏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箇什麼不塞你耳聞

箇什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東坡云那僧問了忽然悟去更不他迷
上座如今還得來在否每日見箇什麼

福州洪塘橋上有僧列坐官人問此中還有佛麼法眼代云
是什麼人

人問僧無為無事人為什麼却有人金鎖難五雲代云只
為回身事

老宿問僧什麼處來曰罕頭山禮拜祖師來老宿曰還見祖師

麼歸宗柔代云
大似不相信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甲念底著向

那裏法燈代云
念什麼經

僧注道德經人問曰又嚮大德注道德經僧曰不敢曰何如

明皇法燈代云
兄弟子

雲門和尚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來雲門曰江西一隊老宿

寐語住也未僧無對五雲代云
與僧未已後有僧問法眼和尚不知雲門

意作麼生法眼曰大小雲門被遮僧勘破五雲代云什麼處是箇破雲門處
要會麼法眼亦被長僧勘破也

因開井被沙塞却泉眼法眼問僧泉眼不通被沙塞道眼

不通被什麼物塞僧無對師自代云
被眼塞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七

延祐丙辰重刊于湖
州道場禪院之卷

前建長住持比丘

士曇

前萬壽住持比丘

可什

大聖住持比丘

元均

正覺比丘

元穎

大禪比丘

勝源

天祥比丘

宗興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八

諸方廣語十二人見錄

南陽慧忠國師語

洛京荷擇神會大師語

江西大寂道一禪師語

澧州藥山惟儼和尚語

越州大珠慧海和尚語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語

池州南泉普願和尚語

趙州從諗和尚語

鎮州臨濟義玄和尚語

玄沙宗一師備大師語

潭州羅漢桂琛和尚語

大法眼文益禪師語

南陽慧忠國師問禪客從何方來對曰南方來師曰南方有何知識曰知識頗多師曰如何示人曰彼方知識止示學人即心是佛佛是身中捏頭頭知捏脚脚知故名正徧知離此外更無別佛此身即有生滅心性無始以來未曾生滅身生滅者如龍換骨蛇脫皮人出

故宅即身是無常其性常也南方所說大約如此師曰若然若與彼
先尼外道無有差別彼云我此身中有一神性此性能知痛癢身
壞之時神則出去如舍被燒舍主出去舍即無常舍主常矣若如此
者邪正莫辨孰為是乎吾比遊方多見此色近來盛矣聚却三五
百眾目視雲漢云是南方宗目把他經改換添採離譚削除即
意惑亂後徒立成言教若哉吾宗喪矣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
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
求法也僧又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若為師曰他云開佛知見
尚不言菩薩二乘豈以眾生癡倒便同佛之知見邪僧又問阿那箇是
佛心師曰牆壁瓦礫是僧曰與經大相違也涅槃云離牆壁無情之物
故名佛性今云是佛心未審心之與性為別不別師曰迷即別悟即不
別曰經云佛性是常心是無常今云不別何也師曰汝但依語而不依
義譬言如寒月水結為冰及至暖時冰釋為水眾生迷時結性成心眾

生悟時釋心成性若執無情無佛性者經不應言三男唯心宛是汝
自違經吾不違也問無情既有心性還解說法否師曰他熾然常說
無有聞啟曰某甲為什麼不聞師曰汝身不聞耳誰人得聞師曰諸佛
得聞曰眾生應無分邪師曰我為眾生說不為聖人說曰某甲龍耳聾
不聞無情說法師應合聞師曰我亦不聞曰師既不聞爭知無情解
說師曰我若得聞即齊諸佛汝即不聞我所說法曰眾生畢竟得
聞否師曰眾生若聞即非眾生曰無情說法有何典據師曰不見華
嚴云刹說眾生說三世一切說眾生是有情乎曰師但說無情有佛
性有情復若為師曰無情尚爾況有情邪曰若然者前舉南方
知識云見聞是佛性應不合判同外道師曰平道他無佛性外
道豈無佛性邪但緣見錯於一法中而生二見故非也口若俱有佛
性且殺有情即結業互齏損害無情不聞有報師曰有情是正
報計我我所而懷結恨即有罪報無情是其依報無結恨心是以不

言有報曰教中但見有情作佛不見無情受記且賢劫千佛孰是無情佛邪師曰如皇太子未受位時唯身爾受位之後國土盡屬於王寧有國土別受位乎今但有情受記作佛之時十方國土悉是遼那佛身那得更有無情受記邪曰切眾生盡居佛身之上便利穢汚佛身穿鑿踐踏佛身豈無罪邪師曰眾生全體是佛欲誰為罪曰經云佛身無罣礙今以有為質礙之物而作佛身豈不乖於聖旨師曰大品經云不可離有為而說無為為汝信色是空否曰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色既是空寧有罣礙曰眾生佛性既同只用一佛修行一切眾生應時解脫今既不爾同義安在師曰汝不見華嚴六相義云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成壞摠別類例皆然眾生佛雖同一性不妨各各自修自得未見他食我飽曰有知識示學人但自證性了無常時拋却散漏子不遠著靈臺智性迥然而去名為解脫此復若為師曰前已說了猶是二乘外道之

量三乘狀離生死欣樂涅槃外道亦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乃趣乎真諦須陀洹入八萬劫餘三果人六四萬辟支佛一萬劫住於定中外道亦八萬劫住非非想中二乘劫滿猶能迴心向大外道還却輪迴曰佛性一種為別師曰不得一種曰何也師曰或有全不生滅或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孰為此解師曰我此問佛性全不生滅汝南方佛性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如何區別師曰此則身心如心外無餘所以全不生滅汝南方身是無常神性是常所以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和尚色身豈得便同法身不生滅邪師曰汝那得入於邪道曰學人早晚入邪道師曰汝不見金剛經色見聲求皆行邪道今汝所見不其然乎曰其甲曾讀大小乘教亦見有說不生不滅中道正性之類亦見有說此陰滅彼陰生身有代謝而神性不滅之文那得盡撥同外道斷常二見師曰汝學出世無上正真之道為學世間生死斷常二見邪汝不見肇公云譚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

違其故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淡而無味中流之人如存若亡下士拊
掌而不顧汝今欲學下士笑於大道乎曰師亦言即心是佛南方知識
亦爾那有異同師不應自是而非他師曰或名異體同或名同體異因
茲濫矣只如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名異體同真心安心佛智世智名
同體異緣南方錯將安心是真心認賊為子有取世智稱為佛智
猶如魚目而亂明珠不可雷同事須甄別曰若為離得此過師曰汝
但子細反觀陰入界處二推窮有纖毫可得否曰子細觀之不見
一物可得師曰汝壞身心相邪曰身心性離有何可壞師曰身心外更
有物不曰身心無外寧有物邪師曰汝壞世間相邪曰世間相即無相
那用更壞師曰若然者即離過矣禪客唯然受教常州僧靈覺問
曰發心出家本擬求佛未審如何用心即得師曰無心可用即得成佛
曰無心可用阿誰成佛師曰無心自成佛亦無心曰佛有大不可思議為
能度眾生若也無心阿誰度眾生師曰無心是真度生若見有生可度

者即是有心宛然生滅曰今既無心能仁出世說許多教迹豈可虛言
師曰佛說教亦無心曰說法無心應是無說師曰說即無無即說
曰說法無心造業有心否師曰無心即無業今既有業心即生滅何得
無心曰無心即成佛和尚即今成佛未師曰心尚自無誰言成佛若有
佛可成還是有心有心即有漏何處得無心曰既無佛可成和尚還
得佛用否師曰心尚自無用從何有曰茫然都無莫落斷見否師
曰本來無見阿誰道斷曰本來無莫落空否師曰空既是無墮從
何立曰能所俱無忽有人持刀來取命為是有是無師曰是無曰
痛否師曰痛亦無曰痛既無死後生何道師曰無死無生亦無道
曰既得無物自在飢寒所逼若為用心師曰飢即喫飯寒即著衣
曰知飢知寒應是有心師曰我問汝有心心作何體段曰心無體段師曰
汝既知無體段即是本來無心何得言有曰山中逢見虎狼如何用
心師曰見如不見來如不來彼即無心惡獸不能加害曰寂然無事獨

脫無心名為何物師曰名金剛大士曰金剛大士有何體段師曰本無形段曰既無形段喚何物作金剛大士師曰喚作無形段金剛大士曰金剛大士有何功德師曰念與金剛相應能滅死如沙劫生死重罪得見死如沙諸佛其金剛大士功德無量非口所說非意所陳假使死如沙劫住世說亦不可得盡曰如何是入心相應師曰憶智俱忘即是相應曰憶智俱忘誰見諸佛師曰忘即無無即佛口無聖言無何得喚作佛師口無亦空佛亦空故口無即佛佛即無口既無纖毫可得名為何物師曰本無名字曰還有相似者否師曰無相似者世號無比獨尊汝努力依此修行無人能破壞者更不須問任意遊行獨脫無畏常有河沙賢聖之所覆護所在之處常得河沙天龍八部之所恭敬河沙善神來護求無障難何處不得逍遙又問迦葉在佛邊聽為聞不聞師曰不聞聞曰云何不聞聞師曰聞不聞曰如來有說不聞聞無說不聞聞師曰如來無說說曰云何無

說師曰言滿天下無口過

洛京荷澤神會大師示眾曰夫學者須達自源四果三賢皆名調伏辟支羅漢未斷其疑等妙二學今達分明覺有淺深教有頓漸其漸也歷僧祇劫猶處輪迴其頓也屈伸辟月頃便登妙覺若宿無道種徒學多知一切在心邪正由已不思一物即是自心非智所知更無別行悟入此者言三摩提法無去來前後際斷故知無念為最上乘曠徹清虛頓開寶藏心非生滅性絕推遷自淨則境慮不生無作乃攀緣自息吾於昔時轉不退輪今得定慧雙修如拳如手見無念體不逐物生不如來常更何所起今此幻質元是真常自性如空本來無相既達此理誰怖誰憂天地不能變其體心歸法界萬象一如遠離思量智同法性千經萬論只是明心既不忘即體真理都無所得告諸學眾無外馳求若最上乘應當無作珍重人問無念法有無否師曰不言有無曰恁麼時作麼生師曰亦無忘

磨時猶如明鏡若不對像終不見像若見無物乃是真見師於
大藏經內有六處有疑問於六祖第一問戒定慧曰戒定慧如何所用
戒何物定從何處修慧因何處起所見不通流六祖答曰定則定其
心將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自見自見深第二問本無今有何物
本有今無無何物誦經不見有無義其似騎驢更覓驢答曰前
念惡業本無後念善主今有念念常行善行後代人天不又汝今
正聽吾言吾即本無今有第三問將生滅却滅却生不了
生滅義所見似龍首答曰將生滅却滅却生不了執性將滅滅却生
人心離境未若離二邊自除生滅病第四問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
頓不悟頓漸人心裏常迷悶答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
頓中漸證果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第五問先定後慧
先慧後定定慧後初何生為正答曰常生清淨心定中而有慧於境
上無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無先雙修自心正第六問先佛而後法

先法而後佛佛法本根源起從何處出答曰說即先佛而後法聽即

先法而後佛若論佛法本根源一切眾生心裏出

江西太叔道一禪師示衆云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為污染但有生
死心造作却回皆是污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謂平常心
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經云非凡夫行非賢聖行
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卧應機接物盡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
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三何言心地法明云何言無盡燈一切法皆
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萬法皆從心生心為萬法之根本經云識達
本故號沙門名等義等一切諸法皆等純一無雜若於教門中得隨
時自在建立法界盡是法界若二真如實是今如若立理一切法盡是
理若立事一切法盡是事舉千從理事無別盡是妙用更無別理皆
由心之迴轉譬如月影有若干具月無若干諸源水有若干水性無
若干森羅萬象有若干虛空無若干說道理有若干無礙慧無

若干種種成立皆由心也建立亦得掃蕩亦得盡是妙用妙用盡是自家非離真而有立處立處即真盡是自家體若不然者量是何人一切法皆是佛法諸法即解脫解脫者即具如諸法不出於真如行住坐卧盡不思議用不待時節經云在在處處則為有佛佛是能仁有智慧善機情能破一切衆生疑網出離有無等縛凡聖情盡人法俱空轉無等輪超於數量所作無礙事理雙通如天起雲忽有還無不留礙迹猶如畫水成文不生不滅是太寂滅在纏名如來藏出纏名大法身法身無窮體無增減能大能小能方能圓應物現形如水月滔滔運用不立根我不盡不為不住無為有為是無為家用無為是有為家依不住於依故云如空無所依心生滅義忘真如義心真如者譬如明鏡照像鏡喻於心像喻諸法若心取法即涉外因緣即是生滅義不取諸法即是具如義聲聞聞見佛性菩薩眼見佛性了達無二名平等性性無有異用則不同在迷為識在悟

為智順理為悟順事為迷迷即迷自家本心悟即悟自家本性悟求悟不復更迷如日出時不合於具智慧日出不與煩惱暗俱了心及境界妄想即不生妄想既不生即是無生法忍本有今有不假修道坐禪不修不坐即是如來清淨禪如今若見此理真正不造諸業隨分過生衣鉢坐起相隨戒行增薰積於淨業但能如何慮不通久立諸人珍重

澧州藥山惟儼和尚上堂曰祖師只教保護若貪瞋起來切須防衛莫教擗觸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擔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絕却言語我今為汝說遮箇語顯無語底他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時有僧問云何有六趣師曰我此要輪雖在其中元來不染問不了身中煩惱時如何師曰煩惱作何相狀我且要你看更有一般底只向紙背上記持言語又被經論惑我不曾有經論策子汝只為迷事走失自家不定所以便有生死心未學得一言半

句一經論便說恁麼菩提涅槃世攝攝不攝若如是解即是生死若不彼此得失繫縛便無生死汝見律師說什麼尼薩耆突吉維最是生死本雖然恁麼窮生死且不可得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盡有此長短好惡大小不同若也不從外來何處有閑漢掘地獄待你你欲識地獄道只今鑊湯煎煮者是欲識餓鬼道即今多虛少實不令人信者是欲識畜生道見今不識仁義我不辨親疎者是豈須披毛戴角斬割倒懸欲識人天即今洗淨威儀持瓶挈鉢者是保任免墮諸趣第二不得棄遮箇遮箇不是易得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此處行不易方有少相應如今出頭來盡是多事人覓箇凝鈍人不可得莫只記策子中言語以爲自己見知見他不解者便生輕慢此輩盡是闡提外道此心直不中切須審悉恁麼道猶是三界邊事莫在衲衣下空過到這裏更微細在莫將等閑須知珍重

越州大珠慧海和尚一室曰諸人幸自好箇無事人苦死造作要擔枷落獄作麼每日至夜奔波道我參禪學道解會佛法如此轉無交涉也只是逐聲色走有何歇時貧道聞江西和尚道汝自家寶藏一切具足使用自在不假外求我從此時休去自己財寶隨身受用可謂快活無一法可取無一法可捨不見一法生滅相不見一法去來相徧十方界無一微塵許不是自家財寶但自仔細觀察自心一體三寶常自現前無可疑慮莫尋思莫求覓心性本來清淨故華嚴經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淨名經云觀聲實相觀佛亦然若不隨聲色動念不逐相貌生解自然無事去莫久立珍重此日大眾普集久而不散師曰諸人何故在此不去貧道已對面相呈還肯休麼有何事可疑莫錯用心枉費氣力若有疑情任諸人恣意早問時有僧法淵問曰云何是佛云何是法云何是僧云何是一體三寶願師垂示師曰是佛不用將佛求佛心是法不

用將法求法佛法無二和合爲僧即是一體三寶經云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身口意清淨名爲佛出世三業不清淨名爲佛滅度喻如噴時無喜喜時無噴唯是一心實無二體本智法爾無隔現前如蛇化爲龍不改其鱗衆生迴心作佛不改其面性本清淨不待修成有證有修即同增上慢者真空無滯應用無窮無始無終利根頓悟用無等等即是阿耨菩提心無形相即是微妙色身無相即是實相法身性相體空即是虛空無邊身萬行莊嚴即是功德法身此法身者乃是萬化之本隨處立名智用無盡名無盡盡藏能生萬法名本法藏具一切智是智慧藏萬法歸如名如來藏經云如來者即諸法如義我又云世間一切生滅法無有一法不歸如也時有人問云弟子未知律師法師禪師何者最勝願和尚慈悲指示師曰夫律師者啓毗尼之法藏傳壽命之遺風洞持犯而達開遮秉威儀而行軌範牒三番羯磨作四果初因若非宿德

白眉焉敢造次夫法師者踞獅子之座徧懸河之辯對稠金廣衆啓鑿玄關開般若妙門等三輪空施若非龍象蹴踏安敢當斯夫禪師者操其樞要直了心源出沒卷舒縱橫應物咸均事理頓見如來按生死深根獲見前三昧苦不安禪靜慮到遠處忽須茫然隨機授法三學雖殊得意忘言一乘何異故經云十方佛土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言和尚深達佛旨得無礙辯又問儒道釋三教同異如何師曰六經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物從性上起用機自其別成三迷悟曰人不左教之同異講唯識道光座上問曰禪師用何心修道師曰老僧無心可用無道可修曰既無心可用無道可修云何每日聚衆勸人等禪修道師曰老僧尚無草鞋之地什麼處聚衆來老僧無舌何曾勸人來曰禪師對面交語師曰老僧尚無舌勸人焉解交語曰某甲却不曾禪師語論也師曰老僧自亦不曾講華嚴六度三

問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
師曰法身無象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
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具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
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
還能應用座主會麼曰不了此意師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
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
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爭論志遠謝
而去人問將心修行幾時得解脫師曰將心修行喻如清泥洗垢般
若玄妙本自無生大用現前不論時節曰凡天亦得如此否師曰見性
者即非凡天頓悟上乘超凡越聖遠人論凡論聖悟人超越生死涅槃
迷人說事說理悟人大用無方迷人求得求證悟人無得無求迷人
期遠劫悟人頓見維摩座主問經云彼外道六師等是汝之師因
其出家彼師所隨汝亦隨隨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隨

三惡道謗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
今請禪師明為解說師曰迷徇六根者號之為六師心外求佛名為
外道有物可施不名福田失心受供隨三惡道汝若能謗於佛若
是不著佛求毀於法者是不著法求不入衆數者長是不著僧求終不得
滅度至若看現前若有如是解者便得法喜禪悅之食有行者問
有人問供養佛問法答法喚作一字法門不知是否師曰如鸚鵡學人
語話自語不得為無智慧故譬如將水洗水將火燒火都無意義趣人
問言之與吾為同為異師曰夫一字曰言成句名語且如雲掛酒樽
大川之流水喻機聲疊疊如圓器之傾珠所以郭象號懸河春鶯稱弄海
此是語也言者一字表心也內著玄微外現妙相高機空境而不亂清濁
渾而常分齊王到此猶慙六六之辭文殊到此尚歎淨名之說如今常
人云何能解源律師問禪師常譚即心是佛無有是處且地言蘊
分身百佛世界二地增千十倍禪師試現神通看師曰閤梨自己

是凡是聖是凡師曰既是凡德能問如是境界經云仁者必有高下
不依佛慧是之是也又問禪師每云若悟道現前身便解脫無有是
處師曰有人生作善易忽然淪物入手即身是賊否曰故知是也師曰如
今了了見性云何不得解脫曰如今必不可須經三大阿僧祇劫始得
師曰阿僧祇劫還有數否源抗聲曰將賊比解脫道理得通否師
曰聞梨白不解道不可障一切人解白眼不開瞋一切人見物源作色而
去云雖老澤無道師曰即行去者是改道講止觀慧心座主問禪師
得魔否師曰起心是天魔不起心是陰魔或起不起是煩惱魔我正
法中無如是事曰心三觀義又知何師曰過去心已過去未來心未
至現在心無住於其中間更用何心起觀曰禪師不解止觀師曰座
主解否曰解師曰如智者大師說止破止說觀破觀住止沒生死住
觀心神亂且爲當將心止心爲復起心觀觀若有心觀是常見法
若無心觀是斷見法亦有亦無成二見法請座主于細說者曰若如是

問俱說不得也師曰何曾上觀人問般若大否師曰大曰幾許大
師曰無邊際曰般若小否師曰小曰幾許小師曰看不見曰何處是師
曰何處不是維摩座主問經云諸菩薩各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然
究竟否師曰未是究竟聖意若盡第三卷更說何事座主良久
曰請禪師爲說未究竟之意師曰如經第五卷是引衆呵十大弟子
住心第二諸菩薩各說入不二法門以言顯於無言文殊以無言顯於無
言維摩不以言不以無言故默然收前言語故第二卷從默然起
說又顯神通作用座主會麼曰奇怪如是師曰亦未如是曰何故未
是師曰且破人執情作如此說若據經意只說色心空慧今見本性
教於爲行入真行莫同言語紙墨上甜意度但會淨名兩字便得
淨者本體也名者迹用也從本體起迹用從迹用歸本體體用不二
本迹非殊所以古人道本迹雖殊不思議也二亦非若識淨名兩字
假號更說十麻究竟與不究竟無前無後非本非末非淨非名

只示衆生本性不思議解脫若不見性人終身不見此理僧問萬法盡空識性亦爾譬如水泡散更無再合身死更不再生即是空無何處更有識性師曰泡因水有泡散可即無水身因性起身死豈言性滅曰既言有性將出來看師曰汝信有明朝否曰信師曰試將明朝來看曰明朝實是有如今不可得師曰明朝不可得不是無明朝汝自不見性不可是無性今見著衣喫飯行住坐卧對面不識可謂愚迷汝欲見明朝與今日不異將性見性萬劫終不見亦如盲人不見日不是無日講青龍疏座主問經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禪師如何體會師曰爲般若體畢竟清淨無有一物可得是名無法即於般若空寂體中具河沙之用即無事不知是名說法故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講華嚴座主問禪師信無情是佛否師曰不信若無情是佛者活人應不如死人死驢死狗亦應勝於活人經云佛身者即法身也從戒定慧生從三明六通生從一切善法

生若說無情是佛者大德如今便死應作佛去有法師問持般若經最多功德師還信否師曰不信曰若爾靈驗傳十餘卷皆不堪信也師曰生人持孝自有感應非是白骨能有感應還是文字紙墨性空何處有靈驗靈驗者在持經人用心所以神通感物試將一語之真默如何通會即得無前後師曰念起時本來無相無名何得說有前後不了名相本淨妄計有前後夫名相關繫非智鑑不能開中道者病在中道二邊者病在三邊不知現用是無等等法身迷悟得失常人之法自起生滅埋沒正智或斷煩惱或求菩提背却般若波羅蜜人問律師何故不信禪師曰理幽難顯名相易持不見性者所以不信若見性者號之爲佛識佛之人方能信入佛不遠人而遠佛佛是在迷入向文字中求悟人向心而覺迷人因待果悟人了心無相迷人執物守我爲己悟人般若應用見前愚人執空

執有生滯智人見性了相靈通乾慧慧者已疲大智體了心泰菩
薩觸物斯照聲聞怕境昧心悟者日用無生迷人見前隔佛人問
如何得神通去師曰神性靈通徧周沙界山河石壁去來無礙
刹那萬里往返無蹤火不能燒水不能溺愚人自無心智欲得四大
飛空三經云取相凡夫隨宜爲說心無形相即是微妙色身無相即是
實相實相體空喚作虛空無邊身萬行莊嚴故云功德法身即
此法身是萬行之本隨用立名實相豈只是清淨法身也人問心
修道過去業障得消滅否師曰不見性人未得消滅若見性人如日照
霜雪又見性人猶如積草等須彌只用一星之火業障如草智慧似
火曰云何得知業障盡師曰是前心通前後生事猶如對見前佛後
佛萬法同時經云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有行者問云
何得住正法師曰求住正法者是邪何以故法無邪正故曰云何得
作佛去師曰不用捨眾生但莫污染自性經云佛及眾生是三無差

別曰若如是解者得解脫否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法過語言文
字不用數句中求法非過現未來不可以因果中契法過一切不可比對
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非離世間而求解脫僧問何者是般若師曰汝
疑不是者試說看又問云何得見性師曰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又
問如何是修行師曰但莫污染自性即是修行莫自欺誑即是修
行大用現前即是無等等法身又問性中有惡否師曰此中善亦不
立善惡俱不立將心何處用師曰將心用心是大顛倒曰作麼生即是
師曰無作麼生亦無可是人問有人乘船船底刺殺螺蜆爲是人受
罪爲復船當辜師曰人船兩無心罪正在汝心如狂風折樹損命無
作者無受者世界之中無非眾生受苦處他問未嘗託情勢指境
勢語默執乃至揚眉動目等勢如何得通會於一念間師曰無有性
外事用妙者動寂俱妙心真者語默摠真會道者不住坐卧是道爲
迷自性萬感茲生又問如何是法有宗旨師曰隨其所立即有衆義

文殊於無住本立一切法曰莫同太虛否師曰汝怕同太虛否曰怕師曰解怕者不同太虛又問言方不及處如何得解師曰汝今正說時疑何處不及有宿德十餘人同問經云破滅佛法未審佛法可破滅否師曰凡夫外道謂佛法可破滅三乘人謂不可破滅我正法中無此三見若論正法非但凡夫外道未至佛地三乘亦是惡人又問真法幻法空法非空法各有種性否師曰天法雖無種性應物俱現心幻也一切俱幻若有一法不是幻者幻即有定心空也一切皆空若有一法不空空義不立迷時人逐法悟時法由人森羅萬象至空而極百川衆流至海而極一切賢聖至佛而極二六經五部毗尼五圍陀論至心而忘心者是摠持之妙本萬法之洪源亦名大智慧心藏無住涅槃自千萬名盡心之異號耳又問如何是幻師曰幻無定相如旋火輪如乾闥婆城如機關木人如陽燄如空華俱無實法又問何名大幻師師曰心名大幻師身為大幻城名相為大幻衣食河沙

世界無有幻外事凡夫不識幻處處迷幻業聲聞怕幻境惑心而入寂菩薩識幻法達體幻不拘一切名相佛是大幻師轉大幻法輪成大幻涅槃轉幻生滅得不生不滅轉河沙微土成清淨法界僧問何故不許誦經喚作客語師曰如鸚鵡只學人言不得人意經傳佛意不得佛意而但誦是學語人所以不許曰不可離文字言語別有意邪師曰汝如是說亦是學語曰同是語言何偏不許師曰汝今誦聽經有明文我所說者義語非文衆生說者文語非義得意者越於浮言悟理者超於文字法過語言文字何向數句中求是以發菩提者得意而忘言悟理而遺教亦猶得魚忘筌得兔忘蹄也有法師問念佛是有相大乘經師意如何師曰無相猶非大乘何況有相經云取相九夫隨宜為說又問願生淨土未審實具有淨土否師曰經云欲得淨土當淨其心唯其心淨即佛土淨若心清淨所在之處皆為淨土譬如生國王家決定紹王業發心向佛道是生淨佛

國其心若不淨在所生處皆是穢土淨穢在心不在國主又問每聞說道未審何人能見師曰有慧眼者能見曰其樂大乘如何學得師曰悟即得不悟不得曰如何得悟云師曰但諦觀曰似何物師曰無物似曰應是畢竟空師曰空無畢竟曰應是有師曰有而無相曰不悟如何師曰大德自不悟亦無人相障人問佛法在於三際否師曰見在無相不在其外應用無窮不在於內中間無住處三際不可得曰此言大混師曰汝正說混之字時在內外否曰弟子究檢內外無蹤迹師曰若無蹤迹明知上來語不混曰如何得作佛師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曰眾生入地獄佛性入否師曰如今正作惡時更有善否曰無師曰眾生入地獄佛性亦如是曰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如何師曰作佛用是佛性作賊用是賊性作眾生用是眾生性性無形相隨用立名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僧問何者是佛師曰離心之外即無有佛曰何者是法身師

思是法身謂能生萬法故號法界之身起信論云所言法者謂眾生心即依此心顯示摩訶衍義又問何名有大經卷內在微塵師曰智慧是經卷經云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界內在微塵中塵著者是一念心塵也故云一念塵中演出河沙偈時人自不識又問何名大義城何名大義土師曰身為大義城心爲大義土經云多聞者善於義不善於言說言說生滅義不生滅義無形相在言說之外心爲大經卷心爲大義土若不了了識心者不名善義只是學語人也又問般若經云度九類眾生皆入無餘涅槃又云實無眾生得滅度者此兩段經文如何通會前後人說皆云實度眾生而不取眾生相常疑未決請師爲說師曰九類眾生身具足隨造隨成是故無明爲卵生煩惱包裹爲胎生愛水浸潤爲濕生欲起煩惱爲化生悟即是佛迷號眾生菩薩只以念念心爲眾生若念念心體空名爲度眾生也智者於自本際度

於未形未形既空即知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僧問言語是心否
師曰言語是緣不是心曰離緣何者是心師曰離言語無心曰離
言語既無心若為是心師曰心無形相非離言語非不離言語心
常湛然應用自在祖師云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僧問如何是
定慧等學師曰定是體慧是用從定起慧從慧歸定如水與
波一體更無前後名定慧等學夫出家兒莫尋言承之語行住
坐卧並是汝性用什麼處與道不相應且自一時休歇云若不隨
外境風心性水常自湛湛無事珍重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上堂有僧問曰十二分教流于此之得道果者
非止三云何祖師東化別唱玄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得此言說
法有所未盡只如上代諸德高僧並學貫九流洞明三藏生靈
融叡盡是神異間生豈得不知佛法遠近某甲庸碌願師指示
師曰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隨病施方速有十二分教如

將蜜果換苦蘆蘆淘汝諸人業根都無實事袖過化人百
千三昧門化彼天魔外道福智二嚴為破執有偏之見者不
會道及祖師來意論什麼生靈融叡如今天下解禪解道如河
沙數說佛說心有百一萬億纖塵未去未免輪迴思念今且盡須沉
墜如斯之類尚不能目識業果妄言自利利他自謂一流並他先
德但言觸目無非佛事舉足皆是道場原其所言不如一箇丑戒
十善凡夫觀其發言嫌他二乘一地菩薩且醍醐一味為世珍奇
遇斯等人翻成毒藥南山尚自不許呼為大乘學語之流坐鋒
脣舌之間鼓論不形之事並他先德誠實苦哉只如野逸高士
尚解枕石漱流棄其利祿亦有安國理民之謀微而不赴況我
禪宗途路且別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
子裹糞飯喫過三士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為念大忘人世
隱跡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受利

汨沒世途如短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十地諸賢豈不通佛理可
不如箇博地凡夫實無此理他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呵云見性
如隔羅縠只爲情存聖量是在果因未能逾越聖情過諸影跡
先賢古德碩學高人博達古今洞明教網蓋爲識學詮文水乳
難辨不明自理念靜求真嗟乎得人身者如芥田上土失人身者
如大地土良可傷哉設有悟理之者有一知一解不知是悟中之則
入理之門便謂永出世利廵山傍澗輕忽上流致使心漏不盡理
地不明空到老死無成虛延歲月且聰明不能敵業乾慧未免
苦輪假使才並馬鳴解齊龍樹只是生兩生不失人身根思宿
淨聞之即解如彼生公何足爲羨與道全遠共兄弟論實不論
虛只遮口食身衣盡是欺賢聖求得將來他心慧眼觀之如臭
膿血一般總須償他始得阿那箇有道果自然招得他信施來
不受者學般若菩薩不得自護如冰凌上行似劒刃上走臨終之

時豪凡聖情量不盡纖塵慮念未忘隨念受生輕重五陰向驢
胎馬腹裏託質泥犁鐵湯裏煮煉一徧了從前記持憶想見
解智慧都虛一時失却依前再爲蟻蟻從頭又作蚊蚋雖是善
因而遭惡果且圖什麼兄弟只爲貪欲成性于五有向脚跟下
繫著無成累之期祖師觀此眾生有大乘根性唯傳心印指
示迷情得之者即不揀凡之與聖愚之與智且多虛不如少實大
丈夫兒如今直下便休歇去頑息萬緣越生死流迥出常格靈光
獨照物累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六紫磨金輝
頂佩圓光廣長舌相若以色見我是行邪道設有看蜀莊蠶不
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礙眼光得大總持一開千悟都不希求吞之
直汝等諸人儻不如是祖師來至此土非常有損有益有益者
百千人中撈得一箇半箇堪爲法器有損者如前已明從他依三乘
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果三賢有進修之公所以先德云了即業

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

他州南泉普願和尚上堂告諸子老僧十全解作活計有解作活計者出來共你商量是住山始得良久顧視大眾合掌曰珍重無事各自修行大眾不去師曰如耶東大可畏勿量天人尚不奈何我且不是渠渠不是我渠爭奈我何他經論家說法身為極則喚作理盡三昧義盡三昧以老僧向前被人教返本還源去幾恁麼會禍事兄弟近日禪師不多覓箇癡鈍人不可得不道全無於中還少若有出來共你商量如空劫時有修行入否有無作麼不道阿你尋常巧屑薄舌及乎問著總皆不道何不出來莫論佛出時事兄弟今時人擔佛著肩上行問老僧言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便聚頭擬推老僧經你推處你若束得虚空作棒打得老僧著任推時有僧問從上祖師至江西大師皆云即心是佛平常心是道今和尚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學

人悉生疑惑請和尚慈悲指示師乃抗聲答曰你若佛休更涉疑却問老僧何處有恁麼傍家疑佛來老僧且不是佛亦不曾見祖師你恁麼道自覓祖師去曰和尚恁麼道教學人如何扶持得師曰你急下托虚空著曰虚空無動相云何托師曰你言無動相是動也虚空何解道我無動相此皆是你情見曰虚空無動相尚是情見前這某甲托何物師曰你既知不應言托擬何處扶持他曰即心是佛既不得是心作佛否師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情計所有斯皆想成佛是智心是采集主皆對物時他便妙用大德莫認心認佛設認得是境被他喚作所知愚故江西大師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後人恁麼行履今時學人披簪衣服傍家疑恁麼閑事還得否曰既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和同今却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未審若何師曰你不認心猶是佛智不是道老僧勿得求復何處著曰恁既不得何異太虛師曰既不是物比

什麼太虛又教誰異不異曰不可無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你若認遮箇還成心佛去也曰請和尚說師曰老僧自不知曰何故不知師曰教我作麼生說曰不可不許學人會道師曰會什麼道又作麼生會某甲不知師曰不知却好若取老僧語喚作依通人說見彌勒出世還被他燬却頭毛曰使後人如何師曰你且自看莫憂他後人曰前不許某甲會道今復令某甲自看未審如何師曰具會妙會許你你作麼生會曰如何是妙會師曰還欲學老僧語縱說是老僧說大德如何曰某甲若自會即不須和尚之慈悲指示師曰不可指東指西賺人你當多多和和時作麼示來問老僧今時巧點始道我不會圖什麼你若此生出頭來道我出家作禪師如未出家時曾作什麼來且說看共你商量曰恁麼時某甲不知師曰既不知即今認得可可是邪曰認得既不是不認是否師曰認不認是什麼語詰曰到遮裏某甲轉不會也師曰你若不會我更不

會曰某甲是學人即不會和尚是善知識會師曰遮漢向你道不會誰論善知識莫巧點看他江西老宿在日有學士問如水無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老宿云遮裏無水亦無舟論什麼筋骨兄弟他學士便休去可不省力所以數數問道佛不會道我自修行用知作麼曰如何修行師曰不可思量得向人道恁麼修行大難曰還許學人修行否師曰老僧不可障得你曰某甲如何修行師曰要行即行不可專尋他背曰若不因善知識指示無以得會如和尚每言修行須解始得若不解即落他因果無自由分未審如何修行即免落他因果師曰更又要商量若論修行何處不去得曰如何去得師曰你不可遂肯尋得曰和尚未說教某甲作麼生尋師曰縱說何處去且如你從旦至夜忽來行西行你尚不商量道去得不得別人不可知得你曰當東行西行揔不思量是否師曰恁麼時誰道是不是曰和尚每言我於一切處而無所行

他拘我不得喚作徧行三昧普現色身莫是此理否師曰若論修行何處不去不說拘與不拘亦不說三昧曰何異有法得無提道師曰不論異不異曰和尚所說修行迢然與大乘別未審如何師曰不管他別不別兼不曾學來若論看教自有經論座主他教家實大可畏你且不如聽去好曰究竟令學人作麼生會師曰如汝所問元只在因緣邊看你且不奈何緣是認得六門頭重你但令佛那邊却來我與你商量兄弟莫恁麼尋逐不住恁麼不取古金語行菩薩行唯人行天魔波旬領諸衆屬常隨菩薩後覺心行起處便擬撲倒如是經無量劫覓一念異處不得方與眷屬禮辭讚歎供養猶是進修位中下之人便不奈何況絕功用處如文殊普賢更不話他兄弟作麼生道行是無覓一日行底人不可得今時傍家從年至歲只是覓究竟作麼生底弄唇舌空解曰當恁麼時無佛名無衆生名使其申作麼國度師曰你言無佛名

無衆生名早是圖度了也亦是記他言語曰若如是悉屬佛出世時事了不可不言師曰你作麼生言曰設使言言亦不及師曰若道言不及是及語你恁麼尋逐誰與你爲伴自既無爲境者誰是那邊人師曰你若不引教來即何處論佛既不論佛老僧與誰論麼邊那邊曰果雖不住道而道能爲因如何師曰是他古人如今不可不奉戒我不是渠渠不是我作得伊如狸奴白牯行履却快活你若一念異即難爲修行曰云何一念異難爲修行師曰才一念異便有勝劣二根不是情見隨他因果更有什麼自由分曰無間和尚說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未審如何師曰緣生故非曰報化既非真佛法身是真佛否師曰正是應身也曰若恁麼即法身亦非真佛師曰法身是真非真老僧無舌不解這你教我道即得曰離三身外何法是真佛師曰遮漢共九十九老人相罵向你道了也更問什麼離不離擬把撲釘他虚空曰伏承菩薩

經是法身佛說如何師曰你適來道什麼語其僧重問師顧視
歎曰若是法身說你向什麼處聽曰某甲不會師曰大難大難好
去珍重

趙州從諗和尚上堂云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
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不問
即無煩惱且實際理什麼處著得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
坐看三十年若不會道截取老僧頭去夢空華何勞把捉心
若不異萬法一如既不從外得更拘執作什麼如羊相似亂拾物
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和尚道有人問著者便教合却口老僧亦
教合却口取我是淨一似獵狗專欲喫物佛法在什麼處遮裏千
人盡是覓作佛漢子於中覓箇道人無若與空王為弟子莫教
心病最難醫未有世閒時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從一見老
僧後更不是別人只是一箇主人公遮箇更用向外覓物作什麼正

恁麼時莫轉頭換腦若轉頭換腦即失却去也時有僧問承師有
言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僧曰此猶是壞底

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

法眼云是惡因兩箇是壞
不壞且作麼生看

鎮州臨濟義玄和尚示衆曰今時學人且要明取自己真正見解
若得自己見解即不被生死染去住自由不要求他殊勝殊勝自
備如今道流且要不滯於惑要用使用如今不得病在何處病在
不自信處自信不及即便忙忙徇一切境脫大德若能歇得念念
馳求心便與祖師不別汝欲識祖師麼即汝目前聽法底是學
人信不及便向外馳求得者只是文字學與他祖師大遠在莫錯
大德此時不遇萬劫千生輪迴三界徇好惡境向驢牛肚裏去
也如今諸人與古聖何別汝且欠少什麼六道神光未曾開歇若能
如此見是一生無事人一念淨光是汝屋裏法身佛一念無分別光
是汝報身佛一念無差別光是汝化身佛此三身即是今日目

前聽法底人爲不向外求有此三種功用據教三種名爲極則約
山僧道三種是名言故云身依義而立據體而論法性身法性土明
知是光影大德且要識取弄光影是諸佛本源是一切道流歸舍
處大德四六身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汝目前歷歷
孤明勿形段者解說法聽法所以山僧向汝道五蘊身四內有無
位真人堂堂顯露無絲髮許開隔何不識取心法無形通貫十方
在眼目在耳曰聞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心若不在隨處解脫山僧
見處坐斷報化佛頂十地滿心猶如客作兒等妙三覺如擔枷帶
鎖羅漢辟支猶如糞土菩提涅槃繫驢馬轅何以如斯蓋爲不
達三祇劫亦有此障隔若是真道流盡不如此如今略爲諸人大
約話破自看遠近時光可惜各自努力珍重

玄沙宗一師備大師上堂曰太虛普輪是一切人成六天虛見在諸人作
麼生滿目覩不見滿耳聽不聞此兩處不省得便是瞌睡漢若明

徹得坐却兀聖坐却三昧夢幻身心無一物如針鋒許爲緣爲對
直饒諸佛出來作無限神通變現設如許多教網未曾指著二分
豪毫助初學誠信之門還會麼水鳥樹林却解提綱他甚端的自是
少欠聽非是小事太魔外道是孤思負義天人六趣是自欺自誑如今沙
門不薦此言翻成弄影漢生死海裏浮沈幾時休息云自家幸
有此廣大門風不能紹繼得更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還夢見麼
如許多田地教誰作主宰大地載不起虛空包不盡豈是小事若要
徹即今這裏便明徹去不教仁者取法如微塵大不教仁者捨
法如豪髮許還會麼時有僧問從上宗旨如何師默然信再問
師乃叱之僧問從何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曰入是方便僧問初心
人來師如何指示師曰什麼處得初心來僧問學人創入叢林乞師
提接師以杖指之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恁麼爲汝却成抑屈於
人如今若的自肯當人分上不論初學入叢林可謂共諸人踐與過

去諸佛無所之少如大海水一切魚龍初生至老吞吐受用悉皆平等所以道初發心者與古佛齊肩奈何汝無始積劫動諸妄情結成煩惱如重病人心狂熱悶頭倒亂見都無實事如今所觀一切境界皆亦如是對汝諸根盡成顛倒古人以無窮妙藥醫百療對治直至下地未得惺惺將知大不容易古人思惟如喪考妣如今兄弟見似等閑何處別有人爲汝了得可惜時光虛度何妨密密地自究子細觀尋至無著力處自息諸緣去縱未發萌種子猶在若總取我傍家打鼓弄粥飯氣力將此造次排遣生死賺汝一生有何所益應須如實知取好無事珍重

漳州羅漢桂琛和尚上堂大衆立又師曰諸上座不用低頭思量思量不及便道不要揀擇委得下口處麼汝向什麼處下口試道看還有一法近得汝還有一法遠得汝麼同得汝異得汝麼既然如是爲什麼却特地艱難去無爲不丈夫男子僕僕僕無此子威光

威感地遮護箇意根恐心人問若我常道汝若有達悟處但去却人我披露將來與汝驗過直下作麼不肯莫把牛迹裏水以爲大海佛法徧周沙界莫錯向肉團心上妄立知見以爲疆界此見聞覺知識想情緣然非不是若向遮裏點頭道我真實即不得只如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是何境界還識得麼莫是汝見我我見汝便是麼莫錯會若是遮箇我我隨生滅身有即有身無即無所以言佛爲汝今日人說異法有故異法出生異法無故異法滅盡莫將爲等閑生死事大此團子消殺不到在處乖張不少聲色若不破受想行識亦然役得汝骨出在言道五陰本來空也不因汝便解空空所以這須得親徹須言實具也不是今日老師始解恁麼這他言聖告報汝喚作金剛秘密不思議光明藏覆陰乾坤生九育聖言言令誰人無分既若如此更藉何人所以諸佛慈悲見汝不奈何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我今方便也汝還會麼若不會莫向意根下担

怪僧問從上宗門乞師方便師曰方便即不無汝喚什麼作宗門曰
恁麼即學人虛施此問師曰汝有什麼罪過問佛法還受誰琢也
無師曰作麼不受曰如何雕琢師曰佛法問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如何是不生不滅法師曰用不生不滅作麼問才擬是過不擬時如何
師曰擬有什麼過曰恁麼即便言無瘡也師曰合取口問諸境中以
何為主師曰那箇是諸境曰莫是疑處是麼師曰把將疑處來問
正恁麼時是什麼師曰不恁麼時是什麼曰學人道不得師曰莫
是什麼塞却師又曰諸人朝晡恁麼上來下去豈是被些字聲色二惑
亂身心不安若是聲色名字不是佛法又疑伊什麼若是佛法不是
聲色名字汝又作麼生擬把身心倭泊伊若是聲色名字揔是聲色
名字若是佛法揔是佛法會麼異聲無聲異色無色離字無字離
名無字試把舌頭點看有多少聲色名字自何而色以何為名三
界如是嵯嶮尚覓出頭不得因什麼却特地難為云云為諸人自

則常
作測

生顛倒以常為斷悟假云云其妄外馳求強捏異見終日共人商量便
有佛法不與人商量便是世間閑人話到這裏才舉著佛法便道發
心即差動念即乖尋常諸處元無口似紡車揔便不差去佛法事不
是隔日症皆由汝狂識凡情作差與不差解忽然見我拈箇提子
槌背便作意度顧覽不然見我把箇提子掃東掃西便念照管
是汝尋常打柴何不顧覽見招呼便悟去座佛法去向意根下
皮袋裏作則度汝成自賺我不敢細絆初心龍耳後學各自究
去無事珍重

儂莫結僕切

大法眼文益禪師上堂曰諸上座時寒何用上來曰道上來好不上來好或
有上座道不上來却好什麼處不是更用上來作什麼更有上座道是伊
也不得有人須到和尚處始得諸上座曰道遮兩箇人於佛法中還有道
趣也未上座實是不得並無少許進趣古人喚作無孔鐵鎚生三目生
龍耳無異若更有上座出來道彼二揔不得為什麼如此為伊執著所

以不得諸上座揔似恁麼行脚揔似恁麼商量且圖什麼爲復只更示
脣背爲復別有所圖恐伊執著且執著什麼爲復執著理執著事
執著色執著空若是理理且作麼生執若是事事且作麼生執若是
著空亦然山僧所以尋常向諸上座道十方諸佛十方善知識時常
垂手諸上座時常接手十方諸佛垂手時有也什麼處是諸上座時常
接手處還有會處會取好若未會得莫道揔是都來圓取諸上座
傍家行脚也須審諦著些精彩莫只藉少智慧過却時光山僧在衆
見此多矣更有一般上座自己東西猶未知向遮邊那邊更聽西聽說
得少許以爲曾襟仍爲他人注解將爲自己眼目上座揔似遮箇行
脚自賺亦乃賺他奉勸諸上座且明取道眼好些子粥飯智慧不足
可恃若是世間造作種種非違之事入地獄猶有劫數且有出期若是
錯與他人開眼目陷在地獄冥冥長夜無有出期莫將爲等閑奉
勸且依古聖慈悲門好也古聖所見諸境唯見自心祖師道不是風

云

動幡動仁者心動但且恁麼會好別無親於親處也師良久又去諸上
座果也得剎也得時僧問學人不爲別事請師直道師曰汝是不
爲別事問如何是不生不滅底心師曰那箇是生滅底心僧曰爭奈學
人不見師曰汝不見不生不滅底也不是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便會取問古人只見人恁麼來便叫失也古人意如何師曰汝不信
但問別人問維摩與文殊對談何事師曰汝不妨聰明問法同法性入
諸法故直意如何師曰汝是行脚僧問如何是解修行底人師曰汝是什
麼人曰恁麼即不落因果也師曰莫作野干鳴問識本還源時如何師
曰謾語問明暗不分時如何師曰道什麼問如何是對境數起底心
師曰恰道著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謝指示問法擇之汝知復
輕米如何決擇師曰待汝疑即道曰學人即今疑師曰嚇阿誰問
從上宗乘如何履踐師曰雷聲其大雨點全無問如何是末後句
師曰苦問如何是玄言妙旨師曰用玄言妙旨作什麼問如何是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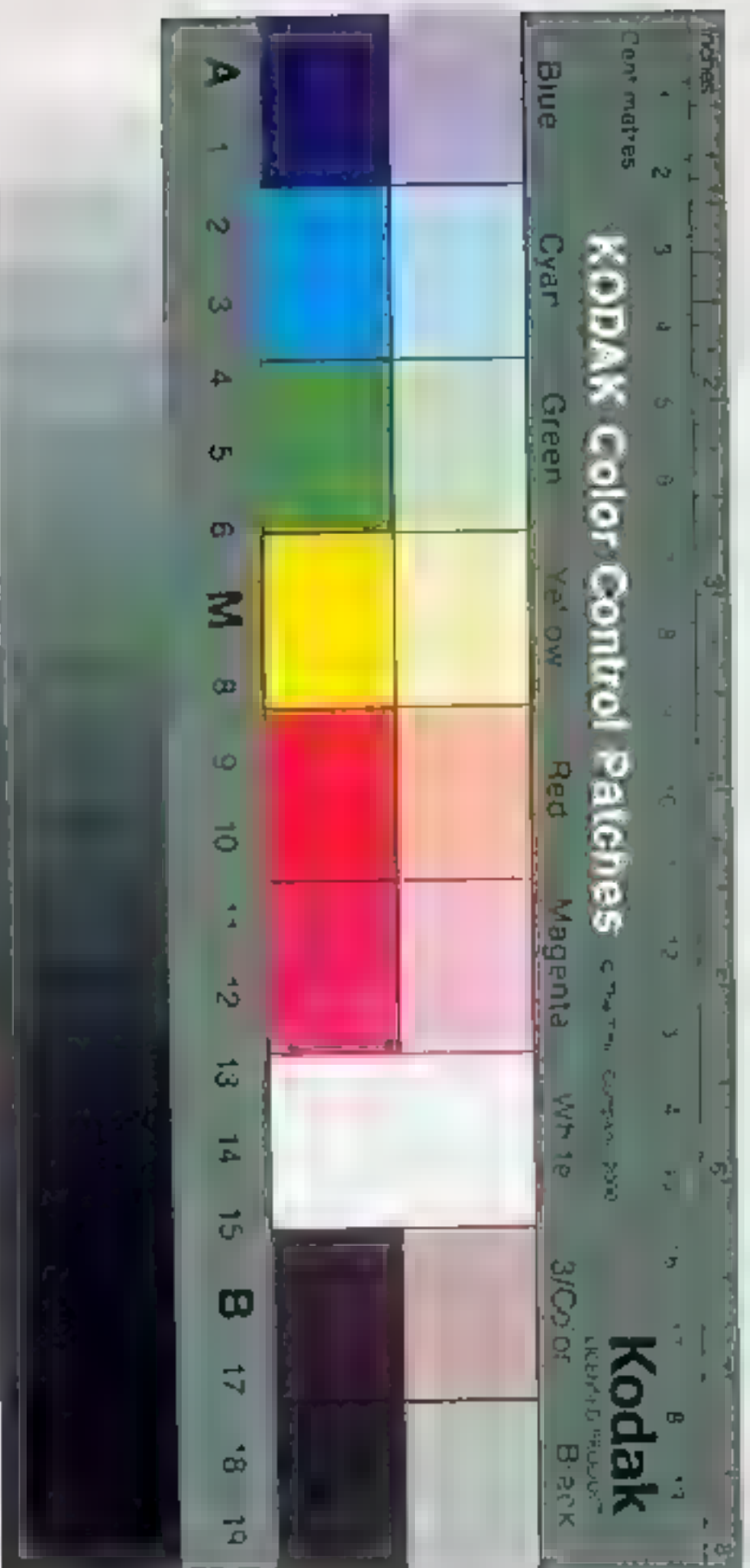
道師曰恐難副此問問承教有言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
形如水中月如何得恁麼師曰如何得恁麼問教云佛以音演說
法衆生隨類各得解學人如何解師曰汝其解師又曰此問已是
不會古人語也因什麼却向伊道汝其解何處是伊解處莫是於伊
分中便點與伊麼豈是爲伊不會問却反射伊麼且素非此理慎莫
錯會除此兩會別又如何商量諸上座若會得此語也即會得諸
聖揔持門且作麼生會若也會得一音演說不會隨類各得恁
麼道莫是有過無過說麼莫錯會好既不恁麼會作麼生說一音演
說隨類得解有箇去處始得每日空上來下去又不當得人事且
究道眼始得他古人道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何不且恁
麼會取僧問遠尋聲請師一接師曰汝尋底是什麼聲是僧
聲是俗聲是凡聲是聖聲還有會處麼若也實不會上座吵吵
是聲吵吵是色一聲色不奈何莫將爲等閑上座若會得即且

真實若不會即是幻化若也會得即是幻化若也不會即是真實
他古人亦向上座道唯我能知除此外別無作計枝處上座成不
成從何而出是不是從何而出理無事而不顯事無理而不消
事理不二事不理不理不事恁麼注解與上座若更不會不如
且依古語好他古人見上座百般不得所以垂慈向汝道將聞持
佛佛何不自聞問無事珍重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八

延治西辰小比左帝洞越依
本即先天聖祖廣和尙所
崇盛山後並著本命工
備持子承聖之機幽境

t017



125
53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九

讚頌偈詩

誌公和尚大乘讚十首

誌公和尚十二時頌十二首

誌公和尚十四科頌

歸宗至真禪師頌一首

香嚴龍叟燈大師頌十九首

筠州洞山和尚頌一首

潭州龍牙和尚頌二十八首

玄沙宗天師頌三首

招慶真覺大師頌二首

漳州羅漢和尚明道頌一首

幽棲服舟道場勁和尚覺地頌一首

郢州臨谿和尚入道淺深頌五首

大法眼禪師頌十四首

唐曰居易八漸閣八首

同安察禪師玄談十首

雪頂山僧德敷詩十首

僧潤詩三首

梁寶誌和尚大乘讚十首

大道常在目前雖在目前難覩若欲悟道真體莫除聲色言

語言話即是大道不假斷除煩惱煩惱本來空寂妄情遞相纏繞一切如影如響不知何惡何好有心取相福實定知見性了若欲作業求佛業是生死大非生死業常隨身黑闇獄中不曉悟理本來無異覺後誰晚誰早法界量同太虛眾生習心自小但能不起言我但假法食常飽

妄身臨鏡照影影與妄身不殊但欲去影留身不知身本同虛身本與影不異不得有一無若欲存一捨一求與一理相踈更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沈浮煩惱因心有故無心煩惱何居不勞分別取相自然得道須臾夢時夢中造作覺時醒境都無懸思覺時與夢顛倒二見不殊改迷取覺求利何異販賣商徒動靜兩三常寂自然契入真如若言眾生異佛迢迢與佛常殊佛與眾生不二自然究竟無餘

法性本來常寂蕩蕩無有邊畔安心取捨之間被他二境回換斂容入定坐禪攝境安心覺觀機關未入修道何時得達彼岸諸法本空無著境似浮雲散忽悟本性元空恰似熱病得汗無智人前莫說打你色身星散

報你眾生直道非有即是非無非有非無不二何須對有論虛有無妄心立號一破一个不居兩名由兩情作無情即本真如若欲存情覓佛將網山上羅魚徒費工夫無益幾許枉用工夫不解即心即佛真似騎驢覓驢一不憎不愛遮个煩惱須除除之則須除身除身無佛無因無佛無因可得自然無法無人

大道不由行得說行權為凡愚得理返觀於行始知枉用工夫未悟圓通大理要須言行相扶不得執他知解迴光返本全無有誰解會此說教君向已推求自見昔時罪過除却五欲癡狂解脫逍遙自在隨方賤賣風流誰是發心買者亦得似我無憂內見外見總惡佛道魔道俱錯被此二大波旬便即臥臥苦求樂生

死悟本體空佛魔何處安著只由妄情分別前身後身孤獨輪迴六道不停結業不能除却所以流浪生死皆由橫生經略身本虛無不實返本是誰斟酌有無我自能為不勞妄心卜度眾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著但無一切希求煩惱自然消落可笑眾生妄動妄執一般兵見但欲傍其金求餅不解返本觀麵麵是正邪之本由人造作自變所須任意縱橫不假偏耽愛戀無著即是解脫有求又遭羅罟慈心切平等真即菩提自現若悟彼我二心對面不見佛面

世間幾許癡人將道復欲求道廣尋諸義紛紛自救己身不專尋他文亂說自稱至理妙好徒勞生空過永劫沉淪生老惱愛纏心不捨清淨智心自惱真如法界叢林返生荆棘荒草但執黃葉為金不悟真金求寶貝所以失念狂走強力裝持相好口內誦經誦論心裏尋常枯槁一朝覺本心空具足真如不少

聲聞心斷惑能斷之是賊賊賊遮相除遣何時了本語默口內誦經千卷體上問經不識不解佛法圓通徒勞尋行數頭陷阿練苦行希望後身功德希望即是隔聖大道何由可得如夢裏度河船師度過河北忽覺牀上安眠失却度船軌則船師及彼度人兩箇本不相識眾生迷倒羈絆往來三界疲極覺悟生死如夢一切求心自息

悟解即是菩提了本無有階梯堪歎凡夫僥倖八十不能跋踰徒勞一生虛過不覺日月遷移向上看他師口恰似失却孩兒道俗囉囉集聚終日聽他死話不觀己身無常心行貪如狼虎堪嘆二乘狹劣要須摧伏六府不食酒肉五辛邪眼看他飲咀更有邪行猖狂修氣不食鹽醋若悟上乘至真不假分別男女

寶誌和尚十二時頌

平日裏狂機內有道人身窮苦已經無量劫不信常辭如意珍

若捉物入迷津但有纖毫即是塵不住住時無相貌外求知識也非真
日出如月處不須生善巧縱使神光照有無起意便遣塵心若
施功終不了日夜被他人我拗不用安排只麻從何曾心地生煩惱
食時辰無明本是釋迦身坐臥不知元是道只麼忙忙受苦辛認
聲色氣味親見他家染污人若擬將心求佛道問取虛空始出塵
愚中已示了之入教不至假饒通達祖師言莫向心頭妄了我只守
玄沒文字認著依前還不是暫時自月不追尋曠劫不遭塵境使
日南半四大身中無價寶陽焰空華不片拋作意修行轉辛苦不
曾迷意未悟任你朝陽幾箇暮暮有相身中無相身無明路上無生路
日昧本心也何曾安了我也家文字沒親疎莫起工夫求的意任縱橫
絕思盡長在人間不居世運用不離聲色中歷劫何曾暫拋棄
明時申學道先須不臥貧有相本來權積聚無形何用要玄真
作淨潔却勞神莫認愚癡作近鄰言下不求無處所暫時換作出家人

日入西虛幻聲音終不久裡悅珍羞尚不食誰能更飲無明酒沒可
拋無物守蕩蕩逍遙不曾有縱你多聞達古今也是癡狂外邊忘
黃氏或任子與我投暗室假使心通無量里時時何曾與今日無
量却吟唧唧使心頭黑如漆晝夜野光照有無癡人喚作波羅密
人定亥勇猛精進成懈怠不起癡心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超釋
迦越祖代心有微塵還空閑廓然無事頓清閑他家自有這人愛
夜半子心住無生即生死生死何由自屬有無用時使用沒文字祖師言
外邊事識取起時還不是作意搜求實沒蹤生死魔魔來任相試
雞鳴三顆圓珠明已久內外推尋不見無境上施為遍空不見頭
又無三世累壞時渠不朽未了之入聽一言只遮如今誰動口

誌公和尚十四科頌

菩提煩惱不二

衆生不解修道便欲斷除煩惱煩惱本來空寂將道更公覓

道不念之心即是何須別處尋討大道曉在目前迷倒愚人不了悟性
天真自然亦無因緣修造不識三毒虛假妄執浮沉生老言迷日
一作爲晚今日始覺非早

持犯不二

丈夫運用無碍不爲戒律所制持犯本自無生愚人被他誑惑
者造作皆空聲聞觸途爲滯大士肉眼圓通二乘天眼有照空三
執有無不達色心無碍菩薩與俗同居清淨曾無染世愚人貪著
涅槃智者生死實際法性空無言說緣起略無人子一本作一日歲
無智小兒小兒有智百歲

佛與衆生不二

衆生與佛無殊大知且不異於愚何須向外求寶身曰自有明珠正
道邪道不二了知凡聖同途迷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一如究竟
緣空寂惟求意想清虛無有法可得脩然自入無餘

事理不二

心者在脩然法性本無十纏一切無非佛事何須禪念坐禪妄想
本來空寂不用斷除攀緣智者無心可得自然無爭無喧不識
無爲大道何時得證幽玄佛與衆生一種衆生即是世尊凡夫妄生
分別無中執有迷奔不達貪嗔空寂何處不是真門

聲聞亂不二

聲聞厭喧求靜猶如棄麵求餅餅即從來是麵造作隨人自變煩
惱即是菩提無心即是無境生死不異涅槃貪嗔如焰如影智者
無心求佛愚人執邪執正徒勞空過一生不見如來妙頂了達姑慈
性空雙湯鑪炭自冷

善惡不二

我自身心快樂脩然無善無惡法身自在無方觸目無非正覺六
塵本來空寂凡夫妄生執著涅槃生死平等四海阿誰厚薄無爲

大道自然不用將心求度菩薩散誕靈通所作常令妙覺空閒
執法坐禪如蠶吐絲自縛法性本來圓明病愈何須執藥了知諸
法平等脩然清虛快樂

色空不二

法性本無言黃泉生謾造文章吾我說他止觀自意擾擾顛狂
不識圓通妙理何時得會真常自疾不能治療却教他人藥方外
看將爲其善心內猶若豺狼愚人畏其地獄智者不異天堂對境心
常不起惡足皆是道場佛與衆生不二衆生自作分張若欲除
却三毒迢迢不離災殃智者知心是佛愚人樂往西方

生死不二

世間諸法如幻生死猶若雷電法身自在圓通出入山河無間顛倒
妄想本空般若無迷無亂三得本自解脫何須攝念禪觀公爲愚
人不從化戒律決斷不識寂滅真如何時得登彼岸智者無二惡

可斷這用隨心合散法性本來空寂不爲生死所絆若欲斷除煩
惱此是無明妄滅煩惱即是菩提何用別求禪觀實際無佛
無魔是心離無形無段

斷除不二

文六通用當三三這自在無妨一切不能爲害堅固猶若金剛不著
二邊由道偏然非斷非常五欲貪味具具佛地獄不異天堂愚人妄
生分別流浪生死猖狂智者達色無礙聲聞無不惛法性本無
瑕礙對衆生妄教青黃如來引接迷愚或說地獄天堂彌勒身中自
有何須別處思量棄却其如佛像此人即是顛狂聲聞心中不了唯
只趣逐言章言章本非真道轉加鬭爭剛強心裏蛇蝎蝎毒著
便即遭傷不解文中取義何時得會真常死入無間地獄神識在
受災殃

真俗不二

法師說法極好心中不離煩惱口談文字化他轉更增他生老且妄
本來不二凡夫棄妄覓道四眾雲集聽講其座論義浩浩而座比
座相爭四眾爲言爲女雖然口談甘露心裏尋常枯槁自己元無
一錢日夜數他珍寶恰似無智愚人棄却真金拈草心中三三不拾
未審何時得道

解縛不二

律師持律自縛自縛亦能縛他外作威儀恬靜心內恰似洪波不
駕生死船筏如何變得愛向不解真宗正理邪見言辭惑多有
比丘犯律便却往問優婆塞依律說罪轉增比丘網羅方丈室
中居士維摩便即來呵優婆塞默然無對淨名說法無過而彼戒性
如空不在內外婆塞勸除生滅不肯忍心悟還同釋迦

境照不二

淨師體離無明煩惱從何處生地獄天堂一相涅槃生死空名亦無

貪嗔可斷亦無佛道可成衆生與佛平等自然聖智惺惺不爲
六塵所染句句獨契無生正覺一念玄解三世坦然皆平非法非律
自制脩然真入圓成絕此四句百非如空無作無依

運用無礙

我今滔滔自在不羨公王卿宰四時猶若金剛苦樂心常不改法寶
喻於須彌智慧廣於江海不爲八風所牽亦無精進懈怠任性
浮沈若顛散誕縱橫自在遮莫刀劍臨頭我自安然不采

迷悟不二

迷時以空爲色悟即以色爲空迷悟本無差別色空究竟還同
愚人喚南作北智者達無西東欲覓如來妙理常在一念之中陽燄
本非其水渴鹿狂赴念念自身虛假不實將空更欲覓空世人迷倒
至甚如犬吠雷吼

歸宗至真禪師智常頌一首

歸宗事理絕日輪正當午自在如師子不與物依怙獨步四山頂優
游三大路欠味飛禽禽獸墮喚呻衆邪怖機豎箭易及影沒手難覆
施張若一伎裁勇如度巧鏤萬般名歸之還似土語默音聲絕
盲妙情難指棄箇眼還許取箇耳還與目鏃破三關分明箭前後
路可得六丈夫先天為心祖此字兩經學經二十七卷真師子

香嚴龍衣燈大師智閑頌二十九首

授拍

古人骨多靈異賢子孫密安置此一門成孝義人未達莫並池須
志固遣狐疑得安靜不傾危向即遠求即離取即急失即還無計
校忘覺知濁流識今古偽一刹那通變異若我山石火氣內裏發
焚巖嶺無遮欄燒海底法網踈靈燄細育卧去衣被盡不得無
假偽達道人唱祖意我師宗古來諱唯此人善安置足法財具慙愧
不虛施用處諱有人問少呵氣更審來說不貴

最後話

有一語全規矩休思惟不自許路逢達道人揚眉省來處踴不著
多疑慮却思看帶伴侶一生參學事無成殷勤抱得旃檀樹

暢玄與崔大夫

達人多隱顯不定手路亦儀語下不遺迹密密潛護持動容揚
古路明妙乃方知應物但施設莫道不思議

達道場與城陰行者

理奧絕思量根尋徑路長因茲知隔閡無那被封疆人生須特
達起坐見聲香清淨如來子安然坐道場

與薛判官

一滴滴水一焰焰火飲水人醉向火人老不飲不食無復出卧拘折
弓箭踴倒射垛若人無知先去釣鐘人須問我我是阿誰快道
快道

與臨瀘縣行者

丈夫咄哉久被塵埋我因今日得入山來揚眉示我因茲眼開老
僧手風言處龍鍾語下有意的出樊籠

顯旨

思遠神儀與精虛履踐通見聞離影像密際語前蹤得意塵
中妙投機露路道容藏明照警覺肯可達真宗

三句後意

書出語多虛虛中帶有無却向書前會放却意中珠

荅鄭郎中問二首

語中埋迹聲前露路容即時妙會古人同風響應機宜無自他宗
呵起駭麟奮迅成龍

語裏埋筋骨音聲淥道容即時才妙會拍手赴飛龍

譚道

的的無兼帶獨運何依賴路逢達道人莫將語默對

與學人玄機

妙旨迅速言說來遲才隨語會迷却神機揚眉當問對面熙怡
是何境界同道方知

明道

思思似有路明明不知處借問示宗賓徐徐暗迴顧
玄旨

去去無標的來來只麼來有人相借問不語笑哈哈

與鄧州行者

林下覓身無緣不帶心珠開口無言說筆頭無可言人問不與
言莫道在山居

三昧後

三昧前合掌兩廊下行道中庭上作舞後門外担頭

上根

此或英錯頭面無實心一處發言龍驚一著小語呼召妙絕名貌
魏道流無可拔

破法身見

向上無父孃向下無男女獨自箇身切須了却去問我有此言人
競來與對他一句子不話無言語

獨脚

子母呀子見無親母子俱亡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云獨脚

洞山和尚言介頌一偈

無心合

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是欲識箇中意一老二老

龍牙和尚言頌二十八首

龍牙山裏龍形非世間色世上畫龍人二子描不得唯有一識龍人

一見便心息

唯念門前樹能空鳥泊飛來者無心嘆騰身不著歸若人心似
樹與道不相遠

一得無心便道情六明休以不整形有緣一不是余朋友無言離眉
却弟兄悟一還同未悟人無心睡真自安神從前苦德稱貧

道向此明中有幾人學道先須大悟由遠如雲翳快龍舟雖
然舊閣於空地一度贏及方始休心空不及空空空空空空空

狀一般矣玄玄不是道空王乍相逢不易看自小從師學祖宗
閑華猶似經人蜂惜其不假居雲外得後知無已自空學道

無端學盡龍元來未得筆頭蹤一朝體得真能後方覺從
前枉用工成佛人希念佛多念來歲又却成魔言今欲得自

成佛無念之人不較多 在夢那知夢是虛覺來方覺是夢中
無迷時恰是夢中事悟後還同睡起夫與道蒙師指

却開無中有路隱人間
鏡君講得下經論
台臨機下口難
菩薩聲聞不盡空
人來往訪真宗
無如佛是無疑
二端坐
無心只麼通
此生不息息
何時息在
今生三要
知心息只緣
無妄想
妄除心息是休時
迷人未
勸盲龍
二一加泥更一
重悟人有意
同迷意只在迷中迷不達
夫人學道
真金未
萬事無心
這合頭無心
始體無心
這體得無心
道亦空
眉間
毫相燄光身
事見爭如理見親
事有只因於理
方理權方便
化天人一朝大悟
俱消却方得名爲無事人
人情濃厚
這情
微道用人情
世豈知空
有人情無道用人情
能得幾多時
尋牛須訪迹
學道訪無心
迹在牛還在
無心道易尋

玄沙師備宗一大師頌三首

玄沙游徑別時人
切須知三冬陽氣盛
六月降霜時
有語非
關舌無言切要辭
會我最後句
出世少人知

奇哉一靈更那頓
許吸吸音風起引旛
候迷了爭頭
候設使總
不是蝦蟇大張口
開口不開口
總是花露
以欲誠箇中
意南星
真此上

萬里袖光
以後相沒頂之時
何及
事已成
音分
休此箇從來
觸處周知者
脚間狂提
取美利須臾失却頭

招慶省音答音大覺大師頌二首

示執坐禪者

大道分三絕
點塵何須長坐
始相親遇緣
懺解無非是處
慣那能有故
新故疑皆齊
支遁作道
通以與慧
休隣或好泉石
或闔閭音可謂煙雨
般物外人

二空權方便

四威儀內坐爲先
澄澈身心漸坦然
瞥爾有緣隨
覆以爲要
莫續云云
在修持
公話從功
必至理寧論在
現邊一切時中常

管見三緣指法豁通五

道此雖漢柱梁不門明道頓悟

至道端應勿以言宣言宜非指執云有是端處皆渠山豈喻真盛
真盛設辨如鏡中現有無雖彰在處無傷無傷無在何拘何關
不假可成將何法爾法爾不爾俱為會盡若以斯陳埋沒宗旨
宗非意陳無以見聞見聞不說如水中月於斯不明翻為割法
一法有形顯明彼說時說時不明世界爭端我宗奇特當陽顯
赫佛及衆生皆奉恩力不在低昂思量難得撥破面門還蓋
乾坤快須爲取說却根底其如不曉說說而

南嶽慧覺禪師遺教錄卷之二

略明更見此名同異起復初終互換生性海首途增名號妙覺還
依性覺明體覺俱合於明妙明覺妙覺並雙行妙覺見覺
妙元明體全元無漏一真精明覺明明所了或因了相失元

明明妙三覺元宗體覺明體覺明性覺元二同明湛覺圓圓無增減此
中無佛與衆生不覺始終非了了不聞迷悟豈惺惺是稱心地如
來藏亦無塵見照久無生非生非滅真如海湛然常住名無名太
虛夫覺元生靈點點皆靈靈有偏聲空湛匪離於覺海動寂
元是一真明覺明體爾合靈靈覺明逐微致虧盈寧之不返名
無覺會見之復本始覺生本由元始覺生正覺還依合覺明由
他種成差互遂令渾作賴邪名具含染淨雙歧路覺明含處
異含明性此無生不動智不離覺體本圓成性起轉覺翻生所
遂今有海薩迷者無明因愛相滋潤名色根本漸次生七識轉處
蒙圓鏡五六生時微覺明觸受有取相依起生老病死繼續行
業識茫茫沒苦海徇流浩浩逐飄零大聖慈悲興救濟起用
處出三聲智身法從法身起行身還約智身生智行一身融無
二還歸一體本來正止爲有齊今真法印一心普現總圓明湛光

聲
二聲
以作
身三身

酸酸何依止空性蕩蕩無所停處處示生無生相處處示滅
無滅形珠鏡頓印無來往得雲聚散勿常程出沒任真同火
月應緣如響音化羣情衆生性地元無染只緣淨妄翳真精不了
五陰如空取豈知四大若新成我慢痴心高屹屹無明欲海香俱
俱每逐旃旒僑誑友常隨狂歌狂悲鳴自性轉識翻爲幻自心
幻境自心驚此幻性同陽燄空花識浪復圓成六虛忽覺悟重
散始覺虛空本自清今古湛然常寂然得古今凡聖名

郢州臨谿散脫和尚入道後吟詩五首

露柱聲聲喚喚猢猻繩子絆中下莫知由上士方堪看

露柱不聲喚猢猻繩子斷上士笑呵呵中流若爲覓

猢猻與露柱未免東西步任唱太平歌徒話超佛祖

我見匠者誇語默玄妙句不善本根源巧布祇園事

少室與摩竭第代稱揚許我今聞汝徒誰作將來主

大法眼禪師文益頌十四首

三界唯心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
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大地山河誰堅誰變

華嚴六相義

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摠
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絕名
字萬象明明無理事

禪須菩提

須菩提提親古奇說空法法不離信不及又懷疑信得及復何之
倚筇杖視東西

街鼓鳴

鼓鼓鼓連大叩蒲朝人道路通道路通何所至達者莫言言

登寶地

示捨棄慕道

東堂不折桂南華不學僊却來乾竺寺披衣效坐禪禪若効坐
得非想亦何偏經云等閑為報參禪者須悟道由玄如何道中玄
真規自宛然

金剛經為人輕賤

論云持經者
離佛地也

寶劍不失虛舟不刻不失不刻彼字為得倚待不堪孤然仍則
鳥迹虛空有無彌忘之思

僧問隨色摩尼珠

摩尼不隨色色裏勿摩尼摩尼與眾色不合不分離

牛頭庵

國城南祖師庵舊址依雲風默馴淑人相參忍消心終不堪

乾闥婆城

乾闥婆城法法皆爾法爾不爾名相真乾日暖月涼海深山起
乾闥婆城我是非二矣

因僧看經

今又看古教不免心中鬧欲免心中鬧但知看古教

問僧云會麼對不會

會與不會與汝面對若也面對真箇不會

庭栢盆蓮

一朵蓮花蓮兩株青瘦栢長向僧家庭何勞問高格

正月偶示

正月春順時節情有無皆含悅君要知得誰力更問誰教誰決

寄鍾陵光僧正

西山巍巍兮聳耳聳石漳水澄澄兮練色對現分明有何極

白居易八漸偈

并序

唐貞元十九年秋八月有大師曰疑公遷化于東都聖善寺鉢塔院
越明年春二月有東來客曰告易作八漸偈偈云句句四言贊之
初居易嘗求心要於師師賜我言焉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
曰濟曰捨是八於耳貫於心嗚呼今師之報身則化師之公言不化
至哉公言實無生忍觀之漸門也故自觀至捨次而贊之廣二言爲
偈謂之八漸偈蓋欲以發揮師之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墜也既
而升于堂禮于牀跪而唱泣而去偈曰

觀

覺

定

惟真常在爲妄所蒙真妄苟辨覺生其中不離妄有而得真空
真若不滅妄即不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爲禪定乃脫生死

慧

明

通

濟

捨

專之以定定猶有繫濟之以慧慧則無滯如珠在盤盤定珠慧
定慧相合合而後明照彼萬物物無遁形如大圓鏡有應無情
慧至乃明明則不昧明至乃通通則無礙無礙者何變化自在
通乃不常應念而變變相非有隨求而見是大慈悲以一濟萬
衆苦既濟大悲亦捨苦既非真悲亦是假是故衆生實無度者
同安察禪師十玄談 井序

夫玄談妙句迴出三乘既不混緣亦非獨立當其應用如朗
月以晶空轉影泯機似明珠而隱海且學徒有等妙理無窮

達事者稀迷源者眾林羅萬象物物上明或即理事雙祛名
言俱喪是以慙慙指月莫錯端倪不迷迷水之針可付開卷
之寶略序微言以彰事理引愚意其序於同安影堂今

心印

問君心印作何顏心印何人敢授傳歷劫坦然無異色呼為心
印且虛言須知本自虛空性將喻紅爐火裏蓮花莫謂無心云是
道無心猶隔一重關本自一作體目

祖意

祖意如空不是空靈機爭隨有無功三昧具固不明斯言十聖
那能透此宗透網金鱗猶滯水迴途石馬出紉龍慙慙為說
西來意莫問西來及與東

玄機

迢迢三劫力能收豈為塵機作戲示留妙體本來無處所通身
何更有蹤由靈然一句超羣象迥出三乘不做修證手那邊子
聖外迴程堪作火中牛

塵異

濁者自濁清者清豈提煩惱等空平誰言十聖無人鑒我道
驪珠到處晶萬法泯時全體現三乘分別強妄名三六皆有衝
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

演教

三乘次第演重言二世如來亦共宣初訪有空人盡執後非空
有眾皆指龍宮備藏藏四方義鶴樹終談理示玄具法界中
纔一念間淨旦已八十年

達本

勿於亡時事空三王策教還須達本鄉雲水隔時三言三在雪山

深處我非忘堪嗟去日顏如玉却數迴來鬢似霜堪手到家人
不識更無一物獻尊堂

還源

返本還源事已差本來無住不多家萬年松徑雲深覆一帶
峯巒雲更遠賓主穆時人言是安君目合處正年邪還鄉曲調
如何唱明月堂前枯樹華

迴機

涅槃城裏尚猶危陌路相逢沒定期權挂坊衣云是佛却裝
珍御復名誰木人夜半穿靴去石女天明戴帽歸萬古碧潭空
界月再三撈漉始應心

轉位

披毛戴角入鄆來優鉢羅華火裏開煩惱海中爲雨露無明
山上作雲雷鑊湯爐炭吹教滅劍樹刀山喝使摧金鎖玄關留

不住行於里類且輪迴

一色

枯木巖前差路多行人到此盡蹉跎鷲立雪非同色明月
蘆花不似他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亦須呵殷勤爲唱玄
中曲六王裏蟾光撮得麼

雲頂山僧德敷詩十首

語默難測

閑坐冥然聖莫知縱言無物比方伊石人把板雲中拍木女含生
水底吹若道不聞渠未曉欲尋其響你還疑教君唱和仍須
和休問宮商竹與絲

祖教迥異

祖意迥然傳一句教中廣布引三乘淨名倒立雷聲吼鳥子
孤潭月影澄塵市賣魚忘進趣巖林飼虎忘起升雖知同體

雖常
作難

權方便也似火天日裏燈

雖難得妙

棲心學道數如屋訟得曹谿有幾人若使聖凡無二礙便應堪
瓦是修真瞥然一念邪思却已屬多生放逸因不遇祖師親指的
臨機問二三難陳

問來祇對不得

莫誇祇對句分明執句尋言誤殺却只合文殊便是道虧他
士有無聲見人須去敲門物知路仍忘岐王名僕若下疑言盡
何妨默默過浮生

無相的

不居南北與東西上下虛空皆可齊現小毛頭猶道廣漠長天
外尚嫌低頭乾四海紅塵起能喝三陰鬼些些如此高僧皆屬
壞更須前進問曹公

三樂無執

雖然所說不風流煥出松門數十秋今寧有時寧問佛於誰
肯見王侯電光塵世非堅久欲入蒼生豈晚休自茲本來靈覺性
不能言便任心頭

問答須知起倒

問答須知起倒龍頭蛇尾自欺謾如王秉劍猶王意似鏡當
臺待鏡觀照眼參差二里半低頭思慮萬重疊多於此道爭
深見何意前經作野干

言行相扶

言語行時不易行如鳥如兔兩光明寧關晝夜精動得非是
貪真憊念生三菩薩尚猶難說到聲聞馬最難論豈然無地
位長閑坐誰料龍神來捧迎

向子

一句了之不可盡然會一奈渠何非下世事成無事祖教心
魔是佛魔貧子吟中明此道歡珠偏裏顯張羅空語有路
平兼廣痛切相招誰肯過

古今大意

古今以拂示東南大意幽微肯易參動指掩頭元是一剎時拊
掌固非三道吾舞筵同人會不輩寧弓作者諳此理若無師
印授欲將何見語玄談

僧潤詩三首

因曉見寶林傳

祖月禪風集寶林二千餘載道堪尋雖分西國與東國不隔
人心到佛心如葉最初傳云盛慧能未後得來深覽斯頓悟超
凡衆嗟彼常迷古與今

贈道者

一語真空出世間可憐迷者蟻循環此生勝坐三禪樂好句長吟
萬事閑秋月圓來看盡夜野雲散去落何山到頭自了方爲
了休執他經扣祖關

來者

贈禪客

了妄歸真萬慮空河沙凡聖體通同迷來盡似蛾投燭悟去
皆如鶴出籠片月影分千澗水孤松聲任四時風直須密契心心
地休苦勞生睡夢中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九

延祐三年刻梓于
湖州道場祥幽庵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十

銘記箴歌

傳大士心王銘

三祖僧璨大師信心銘

牛頭山初祖法融禪師心銘

僧玄名息心銘

菩提達磨畧辨大乘入道四行

弟子目雲
琳序

荷澤大師顯宗記

南嶽石頭大師參同契

五臺山鎮國大師澄觀荅皇太子問心要

杭州五雲和尚坐禪箴

永嘉大師證道歌

騰騰和尚了元歌

南嶽懶瓚和尚歌

石頭和尚草庵歌

道吾和尚樂道歌

鉢歌

別錄云鉢
後世師作

樂普和尚淨經歌

蘇溪和尚牧護歌

法燈禪師古鏡歌三首

潭州龍會道尋徧參三昧歌

丹霞和尚翫珠吟二首

關有長老獲珠吟

香嚴和尚勸學吟歸寂吟二首

韶山和尚心珠歌

傳六心王銘

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爲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律律淨心即是佛除此心三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嗔瞋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真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即心即佛即佛即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於此漂沈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

在莫言心王玄妙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慎刹那造作還復漂沈清淨心智如雲金般若法藏並在身心無爲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來今

三祖僧粲大師信心銘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覺惺惺洞然明白豪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不順逆違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誦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還有緣勿生空忍三種平懷任然自若空動靜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道有後有從空非月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更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自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才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一心能隨境滅境

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空同兩齊含萬
象不見精靈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念轉
遷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道絕絕惱繫
念乖真昏沈好不好不好勞神何用踈親欲取一棄勿惡六塵塵不
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為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安著將心用
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浪由斟酌夢幻虛華
何勞托捉得失是非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思萬
法一如如體玄元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
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跡則
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應
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受
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
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

牛頭山初祖法融禪師心銘

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若不如此必不須守一切一切即一但能
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心性不生何須知見本無法誰論薰鍊往返無端追尋不見一切莫
作明寂自現前際如空知趣迷宗分明照境隨照直覺心有滯諸
法不通去來自爾胡假推窮主無生相生照同欲得心淨無心用功
縱橫無照最為微妙知法無知無知知要將心守靜猶未離病生
死忘懷即是本性至理無詮非解非纏靈通應物常在目前目前無
物無物宛然不勞智鑒體自虛玄念起念滅前後無別後念不生
前念自絕三世無物無心無佛眾生無心依無心出分別凡聖煩惱
轉盛計校乖常求直我月正雙泯對治湛然明淨不須功巧守嬰
兒行惺惺了知見網轉彌寂寂無見暗室不移惺惺無妄寂
寂明亮萬象常真森羅一相去來坐立一切莫執決定無方誰為出

入無合無散不遷不疾明寂自然不可言及心無異心不隨念遷性
空自離任運浮沈非清非濁非淺非深本來非古見在非今見在無
住見在本心本來不存本來即今菩提本有不須用守煩惱本無
不須用除靈知自照萬法歸如無歸無受絕觀忘守四德不生
三身本有六根對境分別非識心無妄為緣調直心性本齊同
居不著無生順物隨處幽棲覺由不覺見即覺無與見得入兩邊
誰論好惡一切有為本無造作知心不心無病無藥迷時捨事悟
罷非異本無可取今何用棄謂有魔與言空象備莫滅凡情
唯教息意意無心滅心無行絕不用證空自然明徹滅盡生死
宜心入理開目見相心隨境起心處無境境處無心將心滅境彼
此由侵心寂境如不遣不拘境隨心滅心隨境無兩處不生寂靜
虛明菩提影現心水常清德性如愚不立就踈寵辱不變不擇
所居諸緣頓息一切不憶永日如夜永夜如日外似頑器內心虛空

對境不動有力大人無入無見無見常現通達一切未嘗不徧思惟轉
昏汨亂精竟將心止動轉止轉本升萬法無所唯有二門不入不出
非靜非喧聲聞緣覺智不能論實無二物妙智獨存本際虛沖非
心所窮正覺無覺真空不空三世諸佛皆乘此宗此宗象末沙
界含容一切莫顯安心無處無處安心虛明自露寂靜不生寂曠
縱橫所作無滯去住皆平湛寂寂定光明明照無相宛明涅
槃滅諸緣忘事詮神定質不起法座安眠虛室樂道恬然優遊
真寄無為無得依無自出四等六度同一乘路心若不生法無差
互知生無生現前常住智者方知非口詮悟

僧亡名息心銘

法界有如意寶人焉久緘其身銘其膺曰古之攝心人也戒之哉戒
之哉無多慮無多知多知多事不如自覺意多慮多生人不守一慮
多患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勿謂何傷其苦悠長勿言

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為血鐵壁不拂五獄將成防未在本雖小不輕爾爾七竅閉爾六情某視於色竟聽於聲聞聲者龍耳見色者目又觀空中小蛇一隻能口下孤燈英取云才熟者是為愚蔽捨棄這朴耽溺淫風誠為易奔心猿難制神既勞役形必損弊邪行終迷情途永泥莫之才能日益悟昔誇拙妄巧其德不弘名重行薄其高遠崩內懷憐伐外致怨憎或談於口或言於手數人令譽小孔之醜凡謂之言聖謂之各賞既暫時悲衰長久且多影裏跡逾遠逾極端坐樹陰跡滅影沈默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生死長絕不死不生無相無名二道虛寂萬物齊平何貴何賤何辱何榮何勝何劣何重何輕澄天愧淨皎日慙明安夫六出領同彼金城敬貽賢哲斯道利貞

菩提達磨略辨大乘入道四行

弟子四要

法師者西域南天竺國人是太婆羅門國王第三子也神志疎朗

聞皆曉悟志不塵訶衍道故捨素從紹隆聖種真心虛寂通鑒世事內外俱明德超世表悲誨導之陶正教陵耆遂能遠涉山海遊化漢地忘心之士莫不歸信存見之流乃生譏謗子時唯有道育慧可此二沙門年雖後生俊志高遠幸逢法師事之數載虔恭諮啓言蒙師意法師感其精誠誨以真道令如是安心如是發行如是順物如是方便此是大乘安心之法今無錯謬訖是安心者壁觀如是發行者四行如是順物者防護譏嫌如是方便者這其不著此略序所由云爾夫入道多門要而言之不出二種可入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謂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為客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若也捨妄歸真疑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隨於文教此即與理冥符無有分別寂然無為名之理入行入者謂四行其餘諸行悉入此中何等四邪一報冤行二隨緣行三無所求行四稱法之行云何報冤行謂修道行人若受苦時言自念言

我從往昔無數劫中棄本從未流浪諸有多起究悟達害無限
今雖無犯是我宿殃惡業果熟非大非所能見與甘心忍受都無
冤訴經云逢苦不憂何以故識此心生時與理相應體寬進
道故說言報寬行二隨緣行者衆生無我故緣業所轉苦樂齊受
皆從緣生若得勝報榮與辱事是我過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
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從緣心無增減喜風不動冥順於道是
故說言隨緣行也三無所求行老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爲求
智者悟真理將俗反安心無爲形隨運轉萬有斯空無所願樂功
德黑暗常相隨逐三界久居猶如火宅有身皆苦誰得而安了達
此處故捨諸有息想無求經云有求皆苦無求乃樂判知無求真
爲道四言無所求行也四稱法行性淨之理目之爲法此理衆
相斯空無染無著無此無彼經云法無衆生離衆生垢故法無有
我離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應當稱法而行法體無悞於

身命財行檀捨施心無悵惜達解三空不倚不著但爲去垢稱化
衆生而不取相此爲自行復能利他亦能莊嚴菩提之道檀施既
爾餘五亦然爲除妄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是爲稱法行

荷澤大師顯宗記

無念爲宗無作爲本真空爲體妙有爲用夫真如無念非想念而
能知實相無生豈色心而能見無念念者即念真如無生生者即
生實相無住而住常住涅槃無行而行即超彼岸如如不動動用
無窮念念無求求本無念菩提無得淨五眼而了二身般若無
知這六通而弘四智是知即定無定即慧無慧即行無行性淨虛
空體同法界六度自茲圓滿道品於是無虧足知我法體空有無
雙泯心本無作道常無念無念無思無求無得不彼不此不去
不來體悟三明心通八解功成十力富有七珍入不二門獲二乘理妙
中之妙即妙法身天中之天乃金剛慧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

常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真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
即摩訶般若真空即清淨涅槃般若若是涅槃之因涅槃是般若
之果般若無見能見涅槃涅槃無生能生般若涅槃般若名異
體同隨義立名故云法無定相涅槃能生般若即名具佛法身
般若能建涅槃故號如來知見知即知心空寂見即見性無生
知見分明不異故能動寂常妙理事皆如如即處處能通達
即理事無礙六根不染即定慧之功六識不生即如如之心如境
謝境滅心空心境雙亡體用不異真如性淨慧心金無翳如水分
千月能見聞覺知見聞覺知而常空寂空即無相寂即無生
不被言思所拘不被靜亂所攝不厭生死不樂涅槃無不能無
有不能行住坐卧心不動搖一切時中獲無所得三世諸佛教旨如
斯則三菩薩慈悲遞相傳受自世尊滅後西天二十八祖共傳無住之
心同說如來知見至於達磨居此為初遞代相承於今不絕所傳

秘教三籍得人如王髻珠終不妄與福德智慧三種莊嚴行解
相應方能建立不為法信法是衣宗唯指衣法相傳更無別法
內傳心印印契本心外傳袈裟將表宗旨非衣不傳於法非法
不受於衣衣是法信之衣法是無生之法無生即無虛妄乃是
空寂之心知空寂而法身了法身而真解脫

南嶽石頭和尚參同契

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
枝派暗流注教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迴互不迴互迴
而更相涉不兩依依住色本殊質象聲元異樂苦暗合上下三
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女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
眼色耳音聲鼻舌香鹹醋然依一法依根業分布本末須歸宗等
耳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礙明暗
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心蓋合理

應前鋒杜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入焉知路
進步非近遠迷隔山河同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五臺山鎮國大師澄觀菩薩皇太子問心要

至道本平其心法本平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
德用該攝內外能深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終無始求之而
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惑苦紛然寤真性則空明廓微雖即心
即佛唯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沈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
昏雲掩蔽於空所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
直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更依真妄相
待若求真去妄猶秉影勞形若體妄即真似處陰影滅若無
心忘照則萬慮都捐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發起放曠任其去住
靜躁空覺其源流語默不失玄微動靜未離法界言止則雙亡知
寂論觀則雙照寂知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可是以悟

寂無寂真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心契空有雙融之中道無住無著
莫攝莫收是非兩亡能所雙絕斯絕亦寂則般若現前般若非心
外新土智性乃本來具足然本寂不能自現實由般若之力般
若之與智性體相成二智之與始修實無兩體健正正則妙
覺圓明始末該融則因果交徹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心覺融成
道無二塵而非佛國故真妄物我舉一全收心佛衆生渾然齊至
是知迷則人墮於法法法萬差而人不同悟則法隨人人人一
智而融萬境言窮慮絕何果何因體本寂寥孰同孰異唯
忘懷虛朗消息沖融其猶透冰月華虛而可見無心慧寂
而空玄矣

杭州五雲和尚坐禪箴

坐不拘身禪非涉境拘必乃疲涉則非靜不涉不拘豈光迫孤
六門齊應萬行同敷嗟爾初機未達玄微處沈痾掉能所支

離不有權以胡為計治驅策即按均調皆亂自慮忘緣在因死
漢意且合開廢軍壁觀走南大師正付法果未示初機馳想頗多女那金
那我掉事經利及增性司易觀公流劍閣無端木揭如火得水如病得
醫病寒醫能火滅水傾一念清淨如救常靈是靈是靈非靈非
寂是非迭生犯過無極前滅後興還如步走患乎不知知則無日
由背夜鏡笑照後此則不然明通透照而不緣寂而誰言萬象
遍遍大虛閃電摧壞魔宮街倒佛殿跛者得履發音者發見法
界意裏空輪頓現曠湯郊野或坐或眠既明方便乃慧全信吾
聖聖說愛符聖言聖言何也要假看言不動不轉是生律又云
若言諸三昧是動非坐禪心隨境界流云何名為定故三昧代粗
唯傳此心粗光既遠大吾早幸甚任即迷無言言乃曰坐禪意
之嘉三昧與九大師證道歌

居不絕學無為閑道人不論妄想不求其無明實性即悟性

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端五字字
空三昧三毒水泡虛出沒證實具相無人法利那滅却阿耨多羅
將妄三昧家生言招拔舌塵沙劫頓覺了如來種六度萬行體
中國三昧明明有六趣再此後空空無大一一無罪福無貧苦滅
性中三昧合見來古聖鏡未嘗磨今日分明須剖析誰無念誰無
生若實無生無一不生亦取機開木八問求佛施功且晚成衣四其
把捉寂滅性中隨飲啄諸行無常一切空即是如來大圓覺決定
說表三昧有人不肯任情微言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
壁三昧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一般神用空空三昧三昧光色非
色淨三昧得五力唯證乃知誰難可測鏡裏若有形見不盡水也按月
坐三昧常獨行常獨步達者同遊涅槃路調古神清三昧高貌極
骨剛人不顧窮經千口機負實是身貧道不貧貧則身常披
縷褸三昧心藏無價珍無價珍用無盡利物應時終不吝三昧西

智體由圓入解六通心地印上士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但信懷
中解脫衣誰能向外誇精進從他誇任他非把火燒之徒言來我
聞恰似飲甘露銷融頓入不思議觀惡言是功德止則息言善
知識不忠誦讀起怨親何表無生慈忍力宗亦通說空遠之義圓明
不滯空非但我今獨達了河沙諸佛體皆同師三光無長說百
獸聞之皆腦裂香象奔波失却威云龍寂聽生六極遊江海步山
川尋師訪道爲參禪自從認得曹谿路了知生死不相二行亦
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縱遇鋒刃常坦坦無能盡棄也開
開我師得見然燈佛多劫曾爲忍辱僊幾迴生幾迴死生死悠
悠無定二目從頃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入深山住蘭若
岑峯幽徑長松下優遊靜坐野僧家閒寂安居實獲真覺即
了不施功一切有爲法不同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
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直

入如來地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瑠璃含寶月既能解此如意珠自
利利他終不竭江河月照松風吹永夜清霄何所爲佛性戒珠心地
印霧雲雲霞體上衣降龍鉢解虎錫兩股金鏤鳴歷歷不是
標形虛事持如來寶仗親蹤跡不求真不斷妄了知一法空無
相無相無空無不空即是如來真實相心鏡明照金無雲廓然
澄徹周沙界萬象森羅影現一觀圓明非內外諸達空無因果
清淨蕩蕩招殃禍棄有著空病亦然還如過潮而投石捨去取
真理取捨心成巧偽學人不了用修行具成認賊將爲子損法財
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是以禪門了却心頓入無生知見力大
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鐵非但能摧外道心口有且路却天魔
膽震法雷擊法鼓布慈雲兮灑甘露龍象蹴蹋無恙三昧
五世皆惺悟雪山肥膩更無雜純出醞醖我常布納一性圓通一切
世一法徧含一切法三身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

性我性還共如來合一地具是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業強指圓成
八萬四千剎那滅却阿鼻業一切數句非數句與言靈覺何處不
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勿涯岸不離當處常湛然會則知若不
可見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
無雍塞有人問我解何宗執道摩訶般若力或是或非人不識
逆行順行天莫測吾早曾經多劫修不是等閑相誑惑達法確
立宗旨明明佛勅背谿是第一迦葉首傳燈二十八代西天記法東
流入比土善提達磨爲初祖六代傳衣天下聞後人得道何窮數
真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空二空明元不著一性如來體共
同心是根法是聖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始盡除光始現心法雙忘
性即真善末法惡時世衆生福薄難調制去聖遠兮邪見深魔
強法弱多怨害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今瓦碎住在心殃在
身不須怨訴更有人欲得不招並開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旛檀林

無雜樹鬱密深沈獅子住境靜林間獨自游行獸飛禽皆遠去
獅子兒衆隨後三歲即能大哮吼若是野干逐法王百年妖怪
虛開口圓頓教勿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
恐落鬚常坑非入非是不定老之毫釐失千里是即龍女頓成
佛非即善生墮陷墜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計疏尋經論分
別名相不知休入海弄沙徒自困却被如來苦詞責數他珍寶
有何益從來踏踏覺虛行多年枉作風塵客種性邪錯知解不
達如來圓頓制二乘精進沒道心外道聰明無智慧亦愚癡亦小
族空等指上善具解執指爲月枉施功根境法中虛捏怪不見
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
宿債飢逢玉膳不能食病遇醫王爭得差在欲行憚知見力
欠中生蓮終不壞勇施犯重悟無生早時成佛于今在師子吼
無畏說深嗟慚懂頑皮輕多變只知犯重障菩提不見如來開秘

訣有二比丘犯姦殺波羅釐光增罪結維摩大士頓除疑還同赫
日銷霜雪不思議解脫力此即成吾善知識事供養敢辭勞
萬兩黃金亦銷得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然超百億法中王
最高勝河沙如來同共證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應了
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掃依
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日可冷月可熱眾魔不能壞
真說象駕崢嶸設途誰見蟾蜍能拒敵大象不遊於兔徑大
悟不拘於小節莫將管見謗著著未了吾今爲君決

騰騰和尚了元歌

修道道無可修問法法無可問迷人不了色空悟者本無逆順
八萬四千法門至理不離方寸識取自家城郭莫謾尋他鄉
不用廣學多聞不要辯聰俊不知月之大小不管歲之餘閏煩
惱即是菩提淨華生於泥糞人來問我若爲不能共伊談論

宣朝用粥元飢齋時更飧一頓今日任運騰騰明日騰騰
心中了了總知且作伴癡縛鈍

南嶽懶瓚和尚歌

兀然無事無改換無事何須論一段直心無散亂他事不須斷過
去已過去來猶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向外覓工夫
總是癡頑漢糧不畜粒逢飯但知噉切世間多事人相趁渾不
及我不樂生天亦不愛福田飢來喫飯困來即眠愚人笑我智
乃知焉不是癡鈍本體如然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披破衲脚
著壞生袴多言復多語由來反相誤若欲度衆生無過且自度
莫謾求真佛真佛不可見妙性及靈性何曾受薰鍊心是無事
心面是孃生面劫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無事本無事何須讀
文字消除人我本真箇中意種種勞筋骨不如林下睡兀
兀舉頭見可高乞飯從頭掙將功用功展轉空勞取即不得不

取自通言有三言絕慮亡緣巧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
與細如豪末大無方所本自圓成不勞機杼世事悠悠不如山丘
青松蔽日碧澗長流山雲當幕夜月爲鈎卧藤蘿下塊石枕頭
不朝天子山豈羨王侯生死無慮更復何憂水月無形我常只寧
萬法皆爾本自無生元然無事坐春來草自青

石頭和尚草庵歌

吾結草庵無寶貝飯了從容圖睡快成時初見茅草新破後還
將茅草蓋住庵人鎮常在不屬中間與內外世人住處我不住世
人愛處我不愛庵雖小含法界方丈老人相體解上乘菩薩信無
疑中下聞之必生怪問此庵壞不壞壞與不壞主元在不居竟與
東西基上堅牢以爲最青松下明窓內玉殿朱樓未爲對衲被懷
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曾住此庵休作解誰誇鋪席圖人迴
光返照便歸來庵邊靈根非可背遇祖師親訓誨結草爲庵

止當
作山

莫生退百年拋却任縱橫擺了便行且無罪千種言萬般解云
教君長不昧欲識庵中不死人豈離而今遮皮袋

道吾和尚樂道歌

樂道山僧縱性多天迴地轉任從他閑卧孤峯無伴侶獨唱無生二
曲歌無生歌出世樂堪笑時人不著暢情樂道過殘生張三李四
渾忘却大丈夫須氣概莫順人情莫妨礙汝言順即是善
提我謂從來自相背有時慙有時疑非我途中豈得知特造
一生常任還野客無鄉可得歸今日山僧只遮是元本山僧更若
爲探祖機空三子體似浮雲沒隈倚自古長披一衲衣曾經
幾度遭寒暑不是真不是偽打鼓樂神施拜跪明明一道漢
江雲青山綠水不相似稟性成無措改結角羅紋不相礙或運慈
悲喜捨心或即逢人以棒聞慈悲恩愛落牽纏棒打教伊破恩愛
報乎月下旅中人若有恩情吾爲改

鉢歌

過刺刺開聒聒揔是悠悠造休健如飢喫鹽加得渴在却生頭
枘枘究竟不能知始末拋却死屍何處脫勸君努力求解脫
閉事到頭須結撮火落身上當須撥莫待臨時叫菩薩丈夫
語話須豁豁莫學凝人受摩捋趁時結裏學擺撥也學柔和也
籬欄也剃頭也披褐也學凡夫生活直語向君君未達更作長歌歌
一鉢鉢歌多中二中多莫笑野人歌一鉢曾將一鉢度娑婆青天寥
寥月初上此時影空含萬象幾處浮生自是非一源清淨無來
往更莫將心造水泡百毛流血是誰教不如靜坐真如地頂上從他
鵲作巢萬代金輪聖王子只遮真如靈覺是菩提樹下度衆生度
盡衆生不生死不死真丈夫無形無相大毗盧塵勞滅盡真
如在顆圓明無價珠眼不見耳不聞不見不聞真見聞從來一句無
言說今日千言強爲分強爲分須諦聽人盡有真如性恰似黃金在

鏡中鍊去鍊來金體淨真是妄妄是真若除真妄更無人真心
莫謾生煩惱衣食隨時養色身好也著弱也著一切無心無染
著亦無惡亦無好二際坦然平等道魔魔也餐細也餐莫學凡
夫相上觀也無魔也無細上方香積無根蒂坐亦行行亦坐生
死樹下菩提果亦無坐亦無行無生何用覓無生生亦得死亦
得處處當來見彌勒亦無生亦無死三世如來揔如此離則著著
則離幻化門中無實義無可離無可著何處更求無病藥語時
默默時語語默默縱橫無處所亦無語亦無默莫喚東西作南北
喚即喜喜即喚我自降魔轉法輪亦無喚亦無喜水不離波波即
水慳時捨捨時慳不離內外及中間亦無慳亦無捨寂寂寥寥無
可把苦時樂樂時苦只遮修行斷門力亦無苦亦無樂本來自
在無繩索垢即淨淨即垢兩邊畢竟無前後亦無垢亦無淨
大千同一真如性藥是病病是藥到頭兩事須拈却亦無藥亦

無病正是真如靈覺見性魔作佛佛作魔鏡裏尋形水上波亦無
魔亦無佛三世本來無一物凡即聖聖即凡色裏膠青水裏鹹亦
無凡亦無聖萬行揔持無一行真中假假中真自是凡夫起妄
塵亦無真亦無假若不喚時何應諾本來無姓亦無名只麼
騰騰信脚行有時壓市并屠肆一朵紅蓮火土生也曾策杖遊
京洛身似浮雲無定著幻化由來似寄居他家觸處更清虛若覓
戒三毒瘡痍幾時瘥若覓禪我自縱橫印碌碌大可憐不是顛
世間出世天中天時人不曾此中意打著南邊動北邊若覓法
雞足山中問迦葉大士持衣在此中本來不用求專甲若覓經
法性真源無可聽若覓律窮子不須教走出若覓脩八萬
浮圖何處求只知黃葉止啼哭不覺黑雲遮日頭莫怪狂言無
次第節羅漸入麤中細只透麤中細也無即是圓明真實諦
旨蓋具諦本非具但具名聞即是塵若向塵中解真實便是堂堂出

某
專當作

世人出世人莫造作獨行獨步空索索無生無死無涅槃本來生
死不相干無是非無動靜莫謾將身入空并無言惡無去來亦
無明鏡掛高臺山僧見解只如此不信從他造劫灰

樂音和尚浮漚歌

雲天雨落庭中水水上漂漂見漚起前者已滅後者生前後相續
無窮已本因雨滴水成漚還緣風激漚歸水不知漚水性無殊隨
他轉變將為異外明瑩內含虛內外玲瓏若寶珠正看澄波看
似有及乎動著又如無有無動靜事難明無相之中有相形只
知漚向水中出豈知水亦從漚生權將漚水類余身五溫虛境
假立人解遠溫空漚不實方能明見本來真

蘇溪和尚牧護歌

聽說衲僧牧護任運逍遙無生條百衲鉢盂便是生涯調度為
求至理參尋不憚寒暑辛勞遠曾四海周游山水風雲滿肚內除

戒律精嚴不學威儀行步三無笑我無能我笑三衆謾做智人
權立階梯大道本無迷悟達者不假修治不在能言能語披麻
目視空青遮莫王侯不顧道人本體如然不是知佛去處生也
猶如著衫死也還同脫袴生也無喜無憂八風豈能驚怖外相
猶似癡人肚裏非常峭指活計雖無錢敢與君王闊富愚人環手
憎嫌智者點頭相許那知傀儡牽抽歌舞盡由行主一言爲報諸
人打破盡餅歸去

法燈禪師奉欽古鏡歌 三首

盡道古鏡不曾見借你時人看一徧目前不覩纖毫湛湛冷光疑
一片疑一片勿背面媼母臨難不稱情潘生迴首頻嘉歎何欣欣何
戚戚好醜東來那是的只遮是轉沈醉演若晨窺怖走時子細思
量還有以我問顛狂不暫迴淚流向子聲哀哀哽咽未能申吐得你
頭與影悠悠哉悠悠哉爾許多時那裏來迷雲開行行攜手

古鏡

其二

誰云古鏡無樣度古今出入何門戶門戶君看不見時即此爲
君全顯露全顯露與汝一生終保護若遇知音請益來逢人不
得輕分付但任作見面不須生怖怖看取當時演若多直至今
成錯悞如今不省影分明還是當時同一顛同一顛苦苦苦

其三

古鏡精明皎皎皎偏照河沙到處安名題字除像更有誰家
過去未來現在諸佛鏡二纖纖纖垢盡無物此真之裏道盡黃
華千朵萬朵朵朵端然釋迦誰云俱尸入滅誰云空寂誰云不
鏡中看取三車鹿車牛車時人不識古鏡盡蓮本來清淨只言有
淨是假照得形容不正或圓或短或長若有纖毫俱病歡若不
如打破鏡去教消可坐赤見菩提耶亦知圓通少剩

潭州龍會道尋德參三時歌

天涯海角參知識徧次惠我全提力師乃示余退步追省躬郭爾
從茲息觀諸方垂帶直善財得處難藏匿棒頭喝下露齒可飲
去奎來者殊特趙州關雲前跡築廬峯前驗虛實據證靈田
開萬機橫揮祖可開三域卷舒重重就可委休呈識意認情端
初子橫眉碧眼噴黃河倒逆豈容肯爲出半道吾唱馬師奮迅
三圓相執水投針作後規把鏡持情旨先正廣陵詞誰繼唱疑續
宮商調難況石火愠色下鞭起木馬奔斯梵天上觀水金藍田三祝
龍峯攢湘浪成是滿月登谿松韻清雲縱龍騰好觀喝

丹霞和尚詠珠吟二首

般若靈珠妙難測法性海中親認得隱顯常遊五蘊中內外光明
大神力此珠非大亦非小晝夜光明皆悉照覓時無物又無蹤起坐
相隨常了了黃帝曾遊於赤水手聽爭求都不逐因象無心却得

不能見能聞是也爲吾師權指喻摩尼采入無數偈春他爭持
互礙將爲寶智者安然而得之未林羅萬象光中現體用如如轉非
轉萬機消遣寸心中一切時中巧方便燒六賊煉衆魔能摧我山竭
凌河龍女靈山親獻佛貧兒衣下幾蹉跎亦名性亦名心非性非
心起古今全體明時明不得他時題作弄珠吟

其二

識得衣中寶無明醉自醒百骸雖借世持鎖長靈知境渾非體
神珠不定形悟則三身佛迷疑萬卷經在心可測歷耳耳難聽
因象先天地玄帛出者真本剛非鍛鍊元淨古來澄淨盤泊輪朝
日玲瓏映曉星瑞斗流不滅真氣觸處生靈靈照崆峒寂靈龍法界
明性凡功不滅起聖果非益龍女心親獻閻王口自呈護德人却以責
崔立忌猶輕解語非關古能言不是聲絕處還彌汗漫無際等空平
演教非爲說聞名勿認名兩邊俱莫立中道不須行見月休觀指

關南長老猶珠吟

三界兮如幻六道兮如夢聖賢出世兮如電國土猶如水上的無常生
滅日遷變唯有摩訶般若堅猶若金剛不可讚歎似梵羅六等空
小極微塵不可見擁之令聚而不聚撥之令散而不散側耳欲聞而不
聞瞪目覲之而不見詞復詞盤陀石上笑呵呵笑復笑言松影下
吾聲叫自從獲得此心珠帝釋執劍主俱不要不是山僧獨施爲自
古先賢作此調不坐禪不修道住蓬蒿造甚麼了但能高法不干懷
無如何曾有生老

香嚴和尚智閑吟二首

屬望見吟

蒲口語無處說明明向人道不決急甚有力對咬齧無常到來救不礙
日裏語若差切快應古雖淨挑揭理盡覺自護性此生裏終不說

玄學求他亡老吟禪學須當心影純

歸寂吟隱同住

同住道人七十餘共辭城郭樂山居身如寒木心
牙絕不語唐三休

梵言斯盡處身雖喪如來弟子沙門保深信共崇鉢塔成

如來之身已於無量阿僧祇劫不受飲食。若諸聲聞說非受二牧牛女乳產食。公仁道云三善惡將持
直攝時有天人告善生曰。二女一名難陀。華言喜二名婆蹉羅。華言昌次司家初施食。故云二天。何解言婆蹉羅。
其坐一頭種種瑞相。乃用鉢盛摩竭善蓮花。各已將其針刺向足連河由去。帝釋收得六蓮花。塔中安置供養。
故名鍾塔。以天上四塔之一也。四塔者一髮塔二髯明塔三鈴塔四牙塔。人間亦有五塔。一如末三座而略二發
采式道士處塔三如來轉法輪表塔四如平江梵慶塔

巍巍觀音在玉宇山峯。

觀夫衆道不虛然脫去形骸其

高尚從來不說今朝事
暗裏埋頭隱玄暢
不留蹤跡異人間
添妙

神光能明亮

龍山和尚心珠歌

山僧自達空門久淬鍊心珠功已攝珠迥玲瓏五分性聲如師
子吼師子吼非常義皆明佛性真如理有時往往自思惟豁然
入意心歡喜或造經或造論或說偈兮或說頌若二三諸侯運神

通或在凡夫與鄙怪此心珠如水月也南天無礙六因迷悟有
參差所以如來多種說地獄趣餓鬼趣六道輪迴無暫住此非諸佛
不慈悲豈是閻王配交勸時流深體悉見在心珠勿浪失五溫身
全尚不知百骸散後何處覓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十

貞和四年歲在戊子洛陽寄住云峽命工刻梓
捨置于普濟大聖禪師塔所建仁天潤菴廣開
法眼永祝堯年上樂

四恩下廣三有法界有情同圓羶智者

玉峯敬書

跋

右景德傳燈錄本住湖州鐵觀音院僧拱辰所撰書成將游
京師投進途中與一僧同舟曰出示之一久其僧負之而走乃
至都則道原者已進而彼賞矣此事與郭爲竊向秀莊子註同
拱辰謂吾之意欲明佛祖之道耳夫既已行矣在彼在此同吾
其為名利乎絕不復言拱辰之用心如此與吾孔子人亡弓人
得之之意同其取子必無容私又得陽文公具擇法眼以為之
刪定此其書所以可信與夫續燈錄遺僧採事而受金剛名以
亂真者間矣或者猶疑佛祖傳法偈無傳譯之人此夏重不知
春秋也佛祖雖曰傳無傳王付授之曰豈容不知又達磨具正
徧知華竺之言蓋悉通曉觀其答問安有傳譯哉此如世愚人
謂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便疑棧伽經宋已有之非達磨所立豈
不悖哉福州大中寺知藏僧正自以被亂而來之稍道厄募緣

再刊此書以便道俗覽覽扣余為序曰書其後紹興壬子初
冬十日長樂鄭昂題

疏

天童宏智和尚諱

道樞中虛理不我取其名像靈機內發智不我因其化通一念
深徹本源六度具成神用出氣鼻快從佛口生轉瞬之間空指
之頃廓若雷龍破蛰烟如霧豹變文諸方衲子之傳一書又夫
之作達磨來不立文字威音後須要師承符合符而規矩相契
心印心而語默俱到燈燈續焰分照世不斷之光明葉葉歸方
綴靈種不枯之春色嗣連祖語師紹誰宗綿綿踵武之人的的
克家之子剛柔可則爛爛憐百鍊之金質點不移區區拘三獻
之璞不可期也開池得月難其契也擲芥投針出爐鑄而放光
入鉗鎚而成器自得受用相求證明哆哆啾啾放教舌上毛

生磊磊落落底授使額頭汗出下拳可畏其勇却來拚虎豕
鬚攏棒作勢且驚看取弄蛇手段相分圓缺應用合宜位列
正偏隨機中秤毫末有差而天地懸隔絲毫未淨而蝴蝶留
連不聞不見以降魔箇非泛泛自呼自應而作主計是恁恁區
擔頭事挑來布袋重擔著得短長在我寶公杖頭剪刀
節奏由誰萬回懷中花鼓信伽楊枝舉起大去拍板歌行網
罟釣鼈也本分工夫撈蝦撿蜆也平生快活應接磨砢之妙
對酬錐鑿之方電卷之機輪風馳之問答打草驚蛇之句探
竿影草之功啐啄同時心目相照任運騰騰而無累平懷坦
而不露出家行脚之因緣坐脫立亡之時節紀之編簡如見古
人將以著龜可格後學當請神契慎勿言談恐口耳之流通
為身心之障礙比丘思鑑久軫此懷阿祖傳燈欲成其印
入眼要分青白開口莫亂雌雄著書藤窠無作日纏擔版漁

不嫌人喚輒投同道相與結緣

始從祖考終至親物於其中際金無一字族佛
法所載之宗欲祖師所傳之妙旨不盡教意而此
祖意之謂矣然如離中與外而外傳燈之
此錄授與南方無人授行亦土天下祥林思慕久
矣粵有勢州前太守若汪氏琳玉公夢於于涉時發
于祥木燈之續顯光顯其作爲事也矣口兵信
道原復生卒相涉法華濟大聖令知師承有在耶
亦宗任侍者此地而幾千七百善知識約以酌來之
博者歟

貞和戊子八月廿五

南禪札學士雲謹誌

翰林學士主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文公楊億任秘書監
知汝州日嘗有書寄李維內翰叙其始末師承書云

病夫夙以頑蠢獲受獎顧預問南宗之旨久陪上國之游動靜咨
詢周旋策發俾其剗心之有詣牆面之無慚者誠出於席間牀下
矣矧又故安公大師每垂誘導自雙林滅影隻履西歸中心
浩然固知所旨仍歲沈痼神慮迷恍殆及小閑再辨方位又得雲
雨諒公大士見顧甚高逢諒之旨趣正與安公同轍並自廬山歸宗
雲居而來皆是法眼之流裔去年假守茲郡適會廣慧禪伯實
承嗣南院念念嗣風穴風穴嗣先南院南院嗣興化興化嗣臨際
臨際嗣黃檗黃檗嗣先百丈海海嗣馬祖馬祖出讓和尚讓
即曹谿之長嫡也齋中務簡退食多暇或坐邀而三或命駕從
之請叩無方夢滯頻釋半歲之後曠然弗疑如忘忽記如睡忽
覺三言磬應月之枝曜然自落積劫才明之聖耀爾時固亦決

擇之洞分應接之無寒矣重念先德遠矣參尋如夢事九度上洞山三度上投子遂嗣德山臨際得法於大愚終承黃蘗不盡數多蒙道吾訓誘乃為藥山之子丹霄就承焉印可而作石頭之衣商在古多有於理無嫌病六今繼紹之緣實屬於廣慧而提儆之自良出於教場幸也忻幸忻幸

侍郎問廣慧和尚尋常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踰於財利況南閩衆生以財為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踰財廣云幡竿尖上鐵龍頭 侍云海壇馬子似驢大 廣云是驢不是丹山鳳 侍云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問門僧表澄承云有言天上無弥勒地上無弥勒不啻弥勒在什麼處澄云手上不侍云罪有所歸澄云知過人難得侍云喫飯拄杖澄唱侍云且放過即不可侍郎問李附馬釋迦六年苦行成得什麼三為云澄云知此不重問一言引衆盲時如何尉云盲侍

云灼然討便休同光帝問興化和尚云朕收得中原之寶具祇是無人酬價興化云略借陛下寶看帝以手舒幙頭脚興化云若三之寶誰敢酬價興化云祇如興化眼在什麼處若不肯過在什麼處侍云興化恁麼恁對是肯莊宗不肯莊宗試辨看因僧談道侍郎遂云道不離人人能弘道大凡參學之人十二時中長須照顧不見南泉道二十年看一頭水牯牛若犯他人苗稼摘鼻拽迴如今變成露地白牛裸裸地放他不肯去諸人長須著些精彩不可說禪道之時便有箇照帶底道理擇菜作務之時不可便無去也如鷄抱卵若是拋離起去暖氣不接便不成種子如今萬境森羅六根煩惱動略失照顧便喪身命不是小事今來此處生被生死繫縛縛蓋為塵劫已來順生滅心隨他流傳以至如今諸人等且道若曾喪失何以得至如今要識路地白牛麼試把鼻孔拽看 侍郎云玄妙和尚道大唐國內宗門中事不曾有人舉唱有人舉唱盡

大地人總失却性命無孔鐵錘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其道是其道理如今做箇實主動者兩片皮堅起指頭拈起拂子物或顛倒知見順汝狂意教汝有箇中間處若其明眼人前怎生拈掇得出祇如魯祖和尚見僧來便面壁三度道恁麼地接人驢年得箇去我道魯祖也祇是不識羞是他明眼人又爭肯你今來事不獲已與汝諸人作顛倒知見似結巾爲馬捏盲生花上祖道箇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教他恁麼道抑下多少威光且道諸人分一大小箇什麼雖然如此我若不恁麼與汝知聞你又什麼處得見古人道知因者少且道承箇甚人恩於此不明問取露柱去 侍云此事大難釋迦老子三七日中思惟便欲入涅槃被帝釋梵王慫慂三請不得已而許之始自鹿苑終於俱尸羅城中間四十九年大作佛事說五乘十二分教如餅注水後來於玉函會上目視迦葉謂大衆云吾有正法眼已付摩訶大

迦葉又云我於四十九年中不曾說一字此是什麼道理若是諸人分上著一字脚不得爲諸人各各有奇特事在喚作奇特早是不中也我道釋迦是敗軍之將迦葉是喪身失命底人汝等諸人且怎生會不見道涅槃生死俱是夢言佛與衆生並爲增語直須恁麼會取不要向外馳求若也於此未明敢道諸人年張不少侍舉筆論云會萬物爲已者其唯聖人乎如今山河大地樹木人物攢拈地是同是別若道同去是佗頭頭物物各各不同若道別去他古人又道會萬物爲已且怎生會祇如教中說若有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一時銷隕古德亦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此是甚道理直下盡十方世界是汝一隻眼一切諸佛天人群生類盡承汝威光建立須是信得及方得侍郎臨終前日親寫一偈與家人令來日送達李附馬處

偈曰

傳身三
樞生與樞滅 二法本來齊 欲識真歸處 趙州東院西
尉接得偈云泰山廟裏賣紙錢
出天聖廣燈錄第十八卷

延祐三年歲在丙辰四明苾芻希渭估倡衣鉢一
功命王依廬山穩菴舊本翻刊于道場禪幽菴
集茲善利上報

四恩下資三有法界有情同圓種智者

景德傳燈錄後序

左朝奉大夫充右文殿修撰權發遣台州軍州事劉 集謫
傳燈錄鐫行舊矣兵興以來其版灰飛慕心宗者患無其書僧
思鑒婆人也迭屢訪道三十年矣之欲人同悟涅槃妙心而思
有以資發之也廣募淨信復鐫其板緇素贊歎而助成焉或曰
自心之法無形不從人得初祖釋迦而降無一祖師非嘿契而
自證者故達磨直指不立文字少林九年面壁而已雖二祖立
雪斷臂一字之為說但遮其知見之非二祖因是得正知見
豁然大省則二祖之不從達磨言句中入迺自證也且百丈卷
席雪峯輟毬魯祖面壁石鞏駕箭道吾舞笏烏窠吹布毛俱賜
舉一指古德如此示人甚多不在言句之間故也言句且爾况
文字乎心宗要當自參祖師言句於我何與焉余曰不然心癩
雖曰無形然遍一切處翠竹真如也黃花般若也蛙蚓發機管

絃傳心乃至墻壁凡樂無非說法故靈雲見柳花悟道玄沙請
語燕深談實相然則大地皆是悟門孰非此道况明心宗言句
乎况載明心宗文字乎若二者於心宗果無與耶薦福古何為
閱雲門錄而省黃龍心何為讀多福語而悟蓋言詞相窅文字
性空之此道耳若即文句文字而見性相之空寂是乃一起而
直入也吾故知是書之流布發明心地者衆矣且鑒之募緣也
台之寧海邑民周氏歎曰吾地有大梨木閣三世矣比歲我家
之人各嘗夢其上有樓閣行廡而無勢僧往來於其間每疑之
乃今方悟當刊此錄耶遂捨以枿狀且邀鑒即其家僦工而刊
之既刻周氏憂六僧求已利者觀焉周問鑒曰此何僧耶鑒曰此
六代傳衣祖師特來證明此事也嗚乎是書用為一大事則宜有感
發之祥以發寤人心余故并列之庶觀者知非小緣而堅其信心元
紹興四年上元日葇慈菴善男子睢陽劉 斐仲忱序

